通志堂經解

D12
1.411
298

門 口 12
禘 卷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七

莊公下 惠王七年齊桓公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於其納幣也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親納幣非禮也及是又曰桓之盟不致此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何休注公之納幣實以爲淫不譏喪娶而譏納幣舉淫爲重也又曰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故危之公羊之說必有所授納幣猶曰爲強國屈觀社則淫矣父沒於齊而子不戒其不爲陳佗者幸而免耳是以再出而再至

祭叔來聘

隱元年祭伯來非王命也是以譏其外交此祭叔之來書來聘必有使之來者非王使之而誰使與祭伯之來辭若同而義則異何休以爲不與天子下聘淫人近之矣魯莊春而如齊納幣自齊來返夏又如齊觀社中間祭叔下聘威顏咫尺如在其上而彼不知作也春秋以淫人之辱王命是故不書王使若祭叔之自來與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穀梁以是行爲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盡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春秋書以責之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濡染其母霑漬厭舅有自來矣使桓公管子仲其霸討執而歸之周執曰不然桓亦弗克自檢其能以此律人乎公羊謂魯莊之爲陳佗殆有深意

荆人來聘

荆始書人爲公穀之學者皆以爲春秋因其慕義來聘進之而書人愚以爲春秋之狄楚爲其僭王大號而狄之非無其事而直鄙遠之也況自此歲入蔡侵鄭漸肆憑陵春秋憂之方深必不以其一來聘於魯遂進之同於中國之諸侯此說其未然歟且春秋之待楚乃帝王待夷狄之道叛而威之服而柔之内外之辨截乎其不相干未聞進夷狄

於中國而蔡華夷之辨者也是聘也杜元凱謂不書荊子使菜來聘者君臣同辭始通未成其爲禮也乃若書荊書楚書楚人書楚子每書輒異者著其漸盛與中國爭衡非進之也聖人固樂於與人爲善楚方憑陵諸夏無一善之可錄以爲春秋進之始不然也義又見僖元年楚人伐鄭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

自入春秋諸侯有遇禮略去繁文共圖國政遇之善者也今魯莊之爲此遇繼納幣觀社而書著其急於得偶而求之惟恐其未至也說者謂穀之遇齊人要魯以盟而後與之爲昏故是歲冬復爲扈之盟明年乃以姜氏歸孟子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莊公之謂歟或曰如強弱弗敵何曰齊桓之始入柯之未盟魯未嘗一往會齊亦無責乎魯意者齊桓猶知義之所在念其父讎未雪而不敢責之以常人之禮及高傒來盟以大夫伉君公反因是而納幣以請昏焉齊人愈儆而公愈卑自是受欺於齊益甚蓋有以自取矣

蕭叔朝公

穀梁曰蕭叔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于廟正也於外非正也蕭叔本來朝于魯因公爲穀之遇就而朝焉朝者受者皆非也魯莊皇

皇乎艷治之求何暇問禮春秋書之責之也

秋丹桓宮楹義見下刻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義見上穀之適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鳥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沿其祖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爲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爲之制宗廟祀享之禮自天子至諸侯公卿大夫士隆殺有等夫然後盡於禮不以踰禮而爲榮也不以僭禮而爲孝也今莊公忘父之讎徇母之欲娶讎女以爲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自知其非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楹欲以蓋其無父之愧不思廟有常制獨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楹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祖無祖也無祖禽獸之道也是以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楹以見五廟並列而桓廟獨以丹飾以著莊公無祖之罪欲救無父之過而無祖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不正其親迎於
齊也秋公至自齊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
氏入者内弗受也宗廟弗受也娶讎人子弟以
爲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穀梁得之矣夫親迎禮
也魯莊親迎讎國則禮之悖也公與夫人偕至而
見于廟禮也今公以七月至而夫人姜氏八月乃
入倡而不和行而不隨則禮之悖也自納幣于始
至用幣于卒春秋備書以責之彼愚婦人何責哉
彼魯莊亦何責哉實備書以責齊桓也桓爲盟主
方將秉法以示諸夏謂魯莊不當請昏襄女則明
義以斥絶之孰曰不然苟欲鎮撫魯國而許之以

昏則當謹於用禮飭齊女以行婦道毋使爲二國
羞今也不然納幣未幾要以觀社觀社未幾而有
穀之遇扈之盟最後逆女姜乃不與公偕歸是孰
使之然哉不責之齊桓而誰責之哉及哀姜驕淫
不婦通于二叔以害兩君然後取而戮之亦云晚
矣愚故謂春秋有責齊桓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不書入而見于廟書大夫宗婦覿用幣何哉入而
見于廟者常也大夫宗婦覿而用幣者非禮之常
蓋失禮也或謂其娶讎女而歸不敢以見于廟彼
丹楹刻桷崇奢麗以誇示讎女何以能知愧而不

使見于廟乎穀梁之云謂宗廟有弗受焉爾禮夫人至大夫有見禮今書失禮則以大夫宗婦之俱見俱用幣而譏其無別耳御孫以男女同贄爲無別不但用贄之無別俱覿尤爲不可蓋宗婦者大夫之妻與大夫俱見春秋所以爲譏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以羈爲曹大夫戎來侵諫於君毋自敵三諫不從而去考之經似不然也賈逵謂羈是曹君赤乃戎之外孫戎侵曹逐羈而立赤必有所本今從之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故也劉氏意林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之爲者與鄭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者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爲上而禮在喪而哀將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劉氏之論正矣然謂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似未然也忽與羈皆繫之於國以其爲當立者也突挾戎臣赤挾戎皆去其父子之號所以誅

郭公

公穀以爲郭國之君名赤外歸于曹其義不通先

儒引齊桓問鄄何以亡父老對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是以亡事與時實相近然必有闕誤不容強通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又曰原仲季友之舊也季友相魯女叔相陳二人有舊故春而女叔來聘冬而季友報聘以爲交聘之始故書然前此諸侯使之來魯未必無報聘而春秋皆略之不書今女叔之來季友之往獨得書者著人臣無外交原季以私相善之故而假公聘以爲私會其後又以葬原仲而出於朋友之道則盡於人臣之義則非春秋防微杜漸故不與也然原仲女叔爲名爲字有不容辨以是爲褒貶則鑿矣義又見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朔以篡兄而立既爲國人所逐復與叛黨共敗王師以返其國周之叛侯也士莘所以討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周正之說至是亦不能守之矣以周正而言此六月乃夏正四月正陽之月也而左氏乃云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明是月非正陽之月也杜氏求以通周正之說乃云以長曆推此乃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

錯夫左氏豈爲曆之有誤而爲此說彼以是月非正陽之月而用正陽之禮是以譏耳愚以是觀益知春秋行夏之時王正月非周正審矣然救日而鼓以充陽也夏書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季秋日食而舉行舊典初不專在正陽之月左傳謂唯正月之食而後舉行亦僻說耳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設鼓五諸侯三大夫擊門士擊柝皆所以充其陽充陽之說有得於古者救日之意春秋於此年冬文十五年兩書皆同者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爲失禮也雖然伐鼓用牲乃救日之常典有司之事也天子諸侯因天災見異而講求缺失思所以上答天譴有實政在非徒治其禮文之常而已也春秋於夏日食書鼓用牲于社於秋大水書鼓用牲于社于門譏實政不講僅從事於有司之常典也義又見文十五年六月日食

伯姬歸于杞

杜註不書逆女逆者微也杞小國自應遣命卿蓋舊史缺書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穀梁曰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左氏謂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

眚不鼓愚謂日月之眚天以此示象於人有救而無祈也鼓于朝救日之禮也若夫水旱之災則必有祈祈則必以牲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水旱用牲其來遠矣救水而鼓衆則鼓以警衆共治捍防之事公穀所言是矣救日之鼓與救水而鼓事雖近而義不同

冬公子友如陳義見今春女叔來聘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伐戎以報濟西之役也未訥以其與曹殺大夫聯書遂爲之說曰爲曹伐也前年曹羈奔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以及於羈也故公子友如陳報聘而遂伐戎爲曹可知矣公甫至自伐戎而曹遂殺其大夫是戎必有辭于曹曹殺其大夫以說戎且以塞魯之辭未訥之於春秋好揣摩傳會以爲之說此類是也陳使大夫來聘於魯何關於曹魯也有戎患不得已而伐之非其力之有餘而爲曹伐也學者生乎數千載之後即傳以求經猶恐傳之未信何必鑿空而爲說當時無此事聖經無此言科場師以穿鑿爲新奇最說經之大病

曹殺其大夫殺大夫始見

凡殺大夫皆譏專殺也葵丘之會曰無專殺大夫此周家盛時法制而襄王舉之於會以訓飭諸侯

者也諸侯與其卿大夫雖有君臣之分皆王臣也故其命上大夫必請於王有罪當殺亦必稟命於王不得專也自東遷諸侯既專命卿大夫而復專殺之無王也凡書殺大夫有稱國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稱國以殺者十之八九大率皆譏專殺而復有殺無罪者焉殺有功者焉殺直諫者焉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此曹殺其大夫不惟譏其專殺又誅其濫殺曹赤挾戎援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是以佚其姓名魯史官聞其事而書之不得其姓名是以闕之耳吁嚴爾小國挾戎援以篡其兄

而又殺人不忌齊桓坐視而莫之討其有憚於戎歟（殺大夫不名又見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劉氏意林曰伐徐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諸侯不得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帥今齊爲霸而使宋主兵則是人自爲政與諸侯無霸奚異劉說固善但先宋後齊乃春秋所以責備霸者非齊人諉宋人以主此兵也胡氏謂魯自伯禽以來世有徐戎之患今春伐戎秋伐徐必戎與徐表裏爲病於魯魯請於齊宋而伐之耳愚謂齊爲霸而以宋先之者貶也是時戎侵曹逐其嗣子納亡公子爲君戎之

不忌甚矣齊不能討乃爲魯出師伐徐緩其所當急是故不與之以霸討而以宋先齊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氏以伯姬爲莊公之女即二十五年歸于杞者陸氏謂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皆時君之女稱子者以別先君之子公穀以爲同母姊妹非也則此伯姬未必是莊公之女藉是莊女于洮亦非歸寧之地安有女子來寧父母疾驅於通道大都略無所禁忌者乎春秋書公會杞伯姬于洮非歸寧之義也 義又見冬杞伯姬來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義已見十六年

十六年于幽之會始書同盟至是再會于幽復書同盟穀梁曰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蓋春秋嘉齊桓霸業之始成善其得衆而許之以同盟也是會也陳鄭始服不討而服服之上也或曰前此會者九國而書同盟宜也今會者纔五國亦書同盟何哉曰聖門所以許齊桓爲其合諸侯不以兵革庶幾以德服人者不爲其甲兵盛強小大畢至而後許之以同也不然異時有合十八國之君以甲車四千乘誇示諸侯而霸業自是日衰者烏在其爲衆乎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或曰前此人臣外交如祭伯之來尹氏之赴春秋雖有譏而不書所以來之故今季友如陳直書葬原仲春秋所以不遺故舊是故直書其事以垂訓於後歟曰子可謂善問矣君臣之分朋友之義皆人之大倫而於用禮之際有當隨事而爲之權衡者此類是也季友與原仲有舊前此原仲來魯季友報聘假公事而爲私行春秋猶有譏焉今原仲死季友躬如陳會其葬身爲魯大夫有官守焉而越國以會交游之葬春秋之所不與也然以其篤於倫類之愛故直書其事曰此爲葬原仲而出雖微取其不遺故舊實深貶其越國會葬此春秋意也縣子所謂古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正爲居位之大夫而今大夫交政於中國如原仲季友猶曰交游之情死喪之戚有不容自已此至衰世人臣外交強國歸而脅制其君犯上作亂靡不畢爲禍亂之原實兆於此是故春秋謹之

冬杞伯姬來　義已見今年春

前會于洮公與伯姬特爲此會也歸未幾日復爲此來書杞伯姬來非所當來而來者也女歸寧父母常事不書惟其來之不以禮是故一歲而再書然則伯姬非魯莊之女亦明矣

苫慶來逆叔姬

杜氏以叔姬爲莊公女苫慶自爲逆愚竊疑之宣公挾齊之援以篡魯國事齊無所不至最後齊侯止公而爲高固求婚魯人以爲大辱苫小國也慶苫之卿而娶時君之女又云其與公伉禮其無是乎蓋叔姬必非莊公之女苫慶自爲逆其事猶在可疑耳

杞伯來朝

杞二王後爵惟上公桓二年書杞侯來朝公穀以杞爲紀至是乃書杞伯杜氏范氏皆以爲時王黜之無明證也此亦文之闕誤不必深辨 義見綱領明五始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及戰之例

或曰案左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使之伐衛討其立子頹也則齊桓此伐奉王命以討諸侯之有罪者而春秋書曰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不與齊桓以奉王命而伸霸討何哉曰立子頹者衛侯朔也朔之罪甚大齊不能討王弗及朔之尚存而命之以討今歷十年其身已死而致伐於其子非刑也曰若爾則其責在王今方伯與罪人皆以人稱何哉曰朔之存也嘗預齊桓會盟桓庇之而不討

今其嗣子不預於後幽之盟齊是以伐之蓋受命於朔未死之前至是激以私憾始克往伐故公穀皆以衛爲無罪左傳又謂桓公奉命而往取賂而還故不爲春秋所與是以有貶以是而觀則春秋人齊之意可見矣○及戰之例公羊謂春秋伐者爲客被伐者爲主故是役也以衛主戰以衛爲無罪然僖十八年春秋書宋曹衛邾伐齊宋師及齊師戰于甗則伐者爲主被伐者爲客公羊又以爲春秋與宋襄之能討齊亂是故以宋爲及其意以及戰爲春秋所與此亦公羊氏一家之說耳嘗考之經此一及字或著之客或繫之主初未嘗立爲一定之例楚人侵伐中原晉及之戰晉以盟主而爲主也蔡侯吳子伐楚及楚人戰則蔡吳又以客而爲主疏家又謂城濮鄢陵與邲外楚而內晉柏舉內蔡而外楚則又以內外而爲及鄭氏謂凡書及戰所以別異客主不施之直與不直直與不直自在事也此論校諸說爲通愚以當時事考之有以客而爲及者有以主而爲及者義繫於一時之事褒貶予奪初不在是也如衛之及戰以其不受齊討而與之戰是以書衛爲及如宋之及戰宋自以受託孤之寄帥師而往志在納君是以書宋爲及如城濮之戰晉文志在救宋卻楚仗義而前不

使晉主戰將使誰主之乎又如柏舉之戰春秋書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大其攘夷之功而特書以奬之謂春秋不與蔡侯其可乎而近代諸儒專以及戰爲主戰者皆非春秋之所與每有及戰曲爲之說以求其可貶之罪如城濮柏舉二三大戰義正辭直春秋無貶而乃傍採傳辭變亂曲直以合於主戰之例其所見之頗歟其爲私意而發歟故既述之綱領復隨事辨明蓋以所關者大不容已於言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或曰先儒謂書救未有不善者此書救善齊桓之能救也公自行必齊桓宋公之皆在而春秋書人何哉曰此與其救而譏其救之不力也楚窺中國久矣至是使其令尹子元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陷其外郭及於逵市鄭將奔桐丘楚兵退乃止鄭之危甚矣齊宋魯救之未至而楚去蓋以虛聲却敵者也使子元稍爲持久則鄭棄其國而存亡未可知也故春秋書人以譏救之不力○凡救有二夷狄侵暴諸侯盟主興師救之救之正也諸侯叛華即夷盟主伐之夷救之救之逆也推此義以觀庶得聖人之意若中國之救夷狄之救

繇以爲善曲爲說以通之則是否紛錯失聖人脩經之本旨義又見僖二十八年楚救衛襄十年楚救鄭〇齊桓公霸之盛者攘夷救國霸政之所先也經見凡五此救鄭其始救也閔元年僖元年兩救邢六年伐鄭移師救許十五年會諸侯盟牡丘命諸大夫救徐蓋孳孳以救爲務者桓公之本心也然其再救邢也以三國之師而次于聶北其救徐也以八國之師而次于匡救而書次則譏其救之緩也不書師而書人則譏其師少而救之不力也春秋雖善其能救復譏其緩而不力此責備霸者之道耳至如召陵之師本以救鄭而不以救書

爲其關乎夷夏之盛衰一救不足以盡之亦猶晉文公城濮之役本以救宋而不以救書亦爲其關乎夷夏之盛衰一救不足以盡之此春秋書救不書救之大略也

冬築郿

冬而築時也時則不書此何以書爲歲無麥禾而興作不急之役所以譏也

大無麥禾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書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

百姓以飢合境皆然連歲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也此以天災而釋其義也愚案是歲春秋不書饑饉蟲蝗至歲終而書大無麥禾譏在人事也莊公外事興作內煽浮淫費用無度至歲終會計所儲麥禾盡缺是以春秋書大無麥禾以著規戒書大無云者非天時使然由人事之不飭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羊曰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之私行也曷以爲臧孫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亦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其意謂春秋爲魯諱告糴故臧孫之出不書如齊若臧孫自以其私而爲此行愚以爲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亦事理之當然魯無麥禾告糴同盟之國春秋何諱乎內大夫出使例不言使不必以此爲異書臧孫告糴于齊見魯人卑辭有求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災也春秋始年禮義消亡國自爲計無救災恤患之心齊桓公起弊俗頓革臧孫告糴必桓公許之而後往故異時會于葵丘申遏糴之禁其善意已兆於此時矣春秋書以嘉之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新延廄傳曰新作延廄延廄云者廄之名也或曰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亦通穀梁曰延廄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以書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公羊曰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凶年不脩皆得春秋之意

夏鄭人侵許

許與鄭爲讎國許不能伸復讎之義更爲鄭所侵書鄭人侵許責鄭也是時桓公霸諸侯而鄭猶侵許者許未預於會盟故也

秋有蜚

隱元年左傳曰有蜚不爲災杜註以爲負蠜跡引郭璞云蜚即負盤洪範五行傳云蜚東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也以爲負盤者是負蠜乃傳錄之誤劉原父曰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與傳注所言蓋兩物也原父之學亦博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滅國不葬此以賢叔姬故特書葬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春秋以叔姬秉節守義

不爲國亡而變其所守特錄之以垂訓於後世耳

嗟夫以此防民猶有儷體宸居國亡不能死委身於夷狄如晉之惠后者可爲痛哭流涕者矣

城諸及防

左氏以爲書時非也魯國比歲凶饑而臧公輕於用民力不惟城一邑而又併城二邑故雖時而必書所以譏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趙子曰會蓋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解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不言公恥不能救鄆愚以趙說爲然魯必不敢與齊爭鄆

秋七月齊人降鄆

公羊以鄆爲紀之遺邑杜氏以爲附庸啖子曰鄆者小國不言伐而言降脅而降之也齊魯圍郚郚力既屈之後此書齊人降鄆畏威而降降於齊師降於兵未加之前其爲降一也但郚雖降而猶存其後復見鄆則不復見矣是時紀亡近三十年遺邑必無存者啖子以爲小國是也此蓋滅國之異名春秋書以貶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傳以爲謀伐山戎彼計已定何事於謀許氏謂齊桓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伐衞伐戎皆先與魯公爲會爲遇以謀之以是知齊桓用人之能以爲能愚謂齊桓謙恭不伐誠有足稱但以宋主兵前後三四則譏其猶人伐國師出無名不與之以霸討故序之宋下遇于魯濟會于城濮魯莊因其出而候之於途耳齊桓玩莊如嬰兒不從之謀也

齊人伐山戎

穀梁曰桓内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職貢不至則山戎爲之伐矣愚謂當齊桓之始霸爲中國患者楚也山戎不聞爲中國患桓以其病燕而伐之戎之病燕無甚於楚之病鄭桓未能伸大義於楚而遠伐山戎亦非當務之急也此齊侯自出而書齊人伐山戎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凡築臺與囿不以時不時皆譏也是歲三築臺三見書重譏之也公羊于郎之築曰臨民之所漱浣于薛之築曰遠也于秦曰臨國也國者槩國中而

言宗廟社稷在焉故也何休註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之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爲也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於上歲比不登而或新或城或築無虛歲今又以三築臺見書其違禮敗度可以想見魯之衰實由莊公始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義見上于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諸侯不相遺俘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柰何旗獲而過我也合二說而觀乃見春秋之意齊爲霸伐戎有功當躬獻之于王以展職分之常今乃以俘獲分遺諸侯此不過欲威示同盟之國失其所以爲霸之道矣此齊侯使人獻捷于魯書齊侯來獻甲之也楚人獻捷信公二十一年與此義異

秋築臺于秦 義見上于郎

冬不雨

是歲告旱而三築臺明年春又城小穀譏也與二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十八年大無麥禾而築郿書法相類

左氏以爲魯爲管仲而城杜註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范氏謂小穀魯邑蓋齊有穀城魯亦有穀故左氏之言如此然謂魯公與齊之用事者城其賜邑揆之人情恐未必然故諸儒多以爲疑蓋魯國所城者小穀非齊之穀冬不雨春而書城譏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前此齊桓偕宋人伐鄭伐徐春秋皆序齊于宋之下貶也今遇于梁丘宋公序齊侯上則以爵序與前日會伐異矣左傳謂齊桓以楚人伐鄭故欲會諸侯宋公請先見爲此遇則是遇也齊宋謀所以捍楚而救鄭者霸主能虛己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輔霸故春秋特以爵序以彰齊桓謙恭盡下之美其後諸侯之師先救邢存衛卻狄然後出大師以臨楚而中國之威伸矣蓋定計於穀遇之時若宋桓公者其亦深思遠慮之人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　爲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將死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

是將爲亂乎俄而弒械成季子酰之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案左氏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季子使以君命酰牙辭簡略不能盡當時之事公羊所言者其實也愚嘗有疑於此夫誅不得辟兄曰君臣之義也然罪有首從謀篡魯國者慶父其首也爲之言於公而圖謀非望者牙也其從也今季友毅然以牙爲戮而置慶父於不問彼謂殺牙則可杜慶父之姦乎抑亦以其權盛而莫如之何也使季友當君之尚存暴慶父之罪縱不殺亦當逐

而遠之併其黨類而奔之則魯國可無後日之禍而般之位定矣今酰牙而存慶父吾不知其用意果何如也春秋於公子牙之死不以刺書惟曰公子牙卒意其在是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魯莊驕盈不君晚歲滋甚得沒牖下幸矣身雖俾免二子卒不免焉二南之詩周公所以造周而基王業也子孫不令隆於齊女以此殺身以此禍子孫三綱埽地幾危魯國桓與莊也眞周公魯公之罪人哉季友身受託孤之寄不能以死奉般立未

幾日乃爲慶父所斃復與慶父俱奔異國慶如齊將以求其所大欲友適陳此不過爲避禍計耳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顧如是乎春秋書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責魯國臣子以討賊之義也捨季友而誰責乎

狄伐邢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八

閔公 名開一名啓方莊公子母叔姜以惠十六年立是歲齊桓公二十三年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公穀皆以爲繼弑君不言即位其說曰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耳此論不爲不正然春秋不書即位之意隨事而見不可執一例而求也閔公所以不書即位直以其非嫡非長越次而立是以削其即位非爲繼弑而不書也何以言之子般者莊之太子雖非嫡夫人之子而受命於其父其立也未爲無所稟般而見弑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

今也驟扳幼子而授之以國以其爲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也春秋不書即位端以是故及閔見弒魯大臣復不稟命於王扳僖而授之以國由成風私事季友友乘般落後先見弒擁僖以爲君既非父命亦非王命春秋是以亦削其即位而不書與閔之不書同義及文公之立乃書即位者不惟受命於父王實命之耳文元年王使叔服會僖公葬又使毛伯來錫公命既葬其父復命其子以君魯此受命於王而得立春秋與之以即位者也及成公立八年而後得錫命爲其少也故久而後錫其餘雖無王命而以父命得立春秋皆與之以即位惟昭公之立上無王命下無父命而春秋特書即位者是有深意不容以例言也義見昭元年

齊人救邢救國義已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或曰莊二十八年荆伐鄭春秋書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今狄伐邢春秋書齊人救邢夫救事之善者也而皆人之春秋其有譏乎曰然春秋之於救善其救之力而每譏其救之緩前日齊侯率二國救鄭救之緩鄭幾亡今邢有狄難齊能救之春秋所與也而救之不力又春秋所譏也狄在當時雖種類甚繁然非若荆楚之盛強所以敢於憑陵諸夏正以方伯連帥未有能明義盛兵一大創治之

耳自齊桓之興狄宜知所憚而睥睨邢衛將爲必
取之計桓以偏師具文而往何能使之震讋而遠
遁故自是狄蹶邢覆衛肆其禍賊乃已及二國既
亡然後爲之遷爲之城曷若救之於狄患方至之
始乎是故春秋譏其救之不力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案左氏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
郎以待之是時閔公幼諸大夫從國人之望請復
之耳木訥謂左氏先書季友奔陳今乃云請于齊
而復之爲前後相反以爲因落姑之盟與季子來

歸文相連屬左氏強合之木訥好排左氏而當時
事實不容盡廢也蓋閔公之立慶父在齊季友在
陳皆無所禀實諸大夫奉齊意而立之既又從國
人之望請於齊桓而復季友必請於齊桓者以慶
父在齊懼其以讒說先入故也季友不得齊桓之
召亦安敢遽歸故落姑朝盟而季子暮至此諸大
夫從國人之望請於齊而復之何疑木訥以爲慶
父順國人之欲而復之非也閔公之立非慶父哀
姜之意故作難於後孰謂慶父而能請復季子乎
或曰慶父之入當在何時而齊仲孫之來已有不
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語乎曰經傳不載愚竊意齊

桓因季子之歸亦遣慶父自齊還魯並執國政其在此時乎慶父之奔也春秋書之其歸也不書惡其歸也季友之奔也春秋不書其歸也書之喜其歸也是故特書閔公初年齊魯之三大夫皆字而不名季子也仲孫也高子也此諸侯大夫書字之著者也然不可執此為例

冬齊仲孫來

公穀皆以仲孫為慶父繫之齊者外之也左氏以為齊遣其大夫來省魯難且具載仲孫與齊桓相酬荅之語謁然仁人之言魯國實受其賜是以春秋嘉之字而不名左氏所紀者乃其實也仲孫之來不稱齊使以齊桓本使之因事覘國而非有省難恤鄰之實心是故不以使書而仲孫秉義據正導其君於善以存魯國是故嘉之而不名與季子高子皆以字書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桓遷邢遷衛義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善地以為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為彼之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強其所不欲之辭也或曰許其霸而屢貶

之何哉曰責備賢者之道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遷入祧廟於是大祭於大廟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之喪未除時別立廟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書以示譏愚謂此一書而再譏者也禘必除喪而後舉行今未除喪而禘故曰吉禘言未可以吉而吉公羊之說是也又禘禮當舉行於大祖廟今禘於莊公將屈大祖羣廟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爲屈尊從卑悖於禮者也若特禘於莊而不及太祖羣廟烏在其爲審禘昭穆乎此又失禮中之失禮春秋所譏其在是矣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春秋至此有不暇譏而聖門平日議論亟言其不可者也禘之爲說鄭康成所言與趙伯循不同康成謂天子諸侯皆有禘禮趙伯循引大傳爲證則禘非諸侯禮特魯以成王之賜而僭用之耳木訥著論謂禘有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郊禘直郊天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謂郊禘非祫禘也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天也不然禘祫之禘安得配侑之禮哉又曰諸儒不稽禘祫之義謬曰天子則禘諸侯

不得用禘諸侯固不得郊禘而禘祫則宗廟之祭
天子諸侯同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常典也若曰
諸侯得祫不得禘則諸侯當間廢一祭天子當禘
不當祫則天子亦間廢一祭是天子諸侯五年始
一祭也此皆木訥之說使木訥別有援據以爲之
說則可以自異於諸儒其所言亦只本之鄭氏鄭
氏每以讖釋經亦未足多據也夫大傳曰不王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謂大
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
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
郊祭之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感生帝也此本之讖緯周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木訥
所謂郊天而禘其祖之所自出以配天者本諸此
也此合郊禘而爲一者也趙伯循之說則不然其
言曰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
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虞夏商周皆然而周家則以后稷爲始祖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而祀帝嚳以后稷爲之配此王者之
大祭其說以爲鄭氏見祭法所說禘在郊上謂禘
爲郊之大者故其言如此而不知禘自禘郊自郊
禘特用之大廟以尊事其始祖之所自出非郊也
郊天禘祖自是二事不得合而爲一伯循之論既

出而康成之言幾於廢豈未詳猶未見之耶只如明堂位所言魯用天子禮樂孟春祠帝于郊季夏禘祀周公于大廟郊之與禘固別而言之豈得并指郊禘爲祀天之大禮歟此姑置但未詳謂禘祫之禘天子諸侯皆得通用愚意其亦本之鄭氏耳鄭王制註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夏殷禮四時祭有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周人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是而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鄭注之見於王制者鄭既以大傳不王不禘者爲郊天之祀則宗廟之禘郊天之禘兩禘相混而無別木訥之誤亦本諸此耳但謂天子諸侯三年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明年乃禘自是之後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此謂天子諸侯皆有禘祫者因魯禮而言也夫豈周家盛時之禮又如襄十六年穆叔如晉言齊故晉人荅以寡君之未禘祀此亦衰世之僭禮魯既僭之而晉亦僭之以爲諸侯皆得用禘必非平世之令典不足引爲證也若夫不王不禘則禮之大傳乃明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言與大傳同而周頌雝篇乃禘于大祖之樂歌其辭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是豈諸侯祖廟所得而歌乎觀乎雖
篇而知禘非諸侯所可僭用魯以成王之賜而用
之於周公廟耳謂禘爲天子諸侯通用之祭斷斷
乎非篤論矣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又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大率謂魯之郊
禘爲僭先儒既辨之審矣愚今所言特以本訥之
僻論頗爲人惑不得不爲之辨郊之與禘乃禮中
之大節目亦學者所宜講也訥又謂天子七廟諸
侯五廟夫祖之廟百世不毀而三昭三穆二昭二
穆之外則迭毀故其外曰壇曰墠三年一祫則合
壇墠之鬼而并祭之故曰祫壇墠之外則有所謂

配所自出之帝者如商於契周於后稷是也五年
則審禘而祭之故曰禘但所自出之祖惟天子得
祭之諸侯不得祭也今魯人以周公爲始祖而以
文王爲所自出之祖蓋僭禮也如使諸侯而皆得
用大禘之禮則姬姓之國皆可以祀文王異姓之
國皆得以推其所自出之祖而祭之大傳不王不
禘者幾爲虛語聖人制禮必不若是之無等也論
至是諸侯得祫不得禘亦明矣不然別當有諸侯
禘祫之禮不僭祀其所自出之帝不歌雖而後可

秋八月辛丑公薨

耳 餘義見文二年

閔公之立慶父在齊季友在陳皆無所預實諸大夫奉齊桓意而立之既而季友自陳來歸慶父亦自齊亟返共執國政其弒般之罪猶未暴白於魯國故得無討而慶父怙惡不悛復與哀姜共弒閔公實欲篡有魯國而齊桓不之許且將治其弒君之罪於是皆懼而逃慶父之誅桓公實誅之也季友身爲大臣受魯莊託孤之寄子般死不能救閔公死又不能救其志則在於立僖公也初成風聞卜楚丘之繇知季友將世秉魯國之政私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以僖公奔莒聞慶父已逃而後立之季友之報成風厚矣擁僖公忠矣其如莊公

託孤之寄何哉嗚呼閔公始立爲落姑之會請復季友次于郎以待其歸正以強臣在側懼弗克自全惟季友是依閔卒以弒死季友奉僖公而立之受上賞執政於魯閔公不負季友季友實負閔公悲夫閔不書葬穀梁曰不以討毋葬子也義見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案左氏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慶父所以弒二君欲篡國耳君已弒乃與哀姜俱奉身亟逃若不可一朝居者彼非有憚於季友也聞齊桓之怒知必不免是以不敢迹州吁無知之轍遽爾出奔

不然彼忍於弒二君何憚而不爲篡乎齊桓之伸
霸討自入春秋以來始見耳是故聖人予之嗟夫
姜氏於慶父君夫人也嫂也慶父於姜氏臣也叔
也始由嫌疑之不謹馴致亂倫犯分手弒二君謀
篡不遂君母與公子俱逃魯大亂國幾亡夫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或曰般閔之弒賊皆討矣而春秋
不正其弒君之罪何哉曰此哀姜慶父之所爲也
在哀姜爲以母戕子在慶父爲以臣弒君將以慶
父爲戮乎將歸獄哀姜乎此舊史所以不容直正
其事而惟以公薨書至聖人修春秋於公薨之下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而哀姜慶

父之罪始無以自隱矣此春秋書法用之於魯者
也非舊史書之聖人爲之諱之也○胡氏引父攘
子證爲喻以爲春秋爲魯國諱弒君且有及於五
服相容隱之事愚細思其說實未可通蓋攘羊者
公子翬慶父襄仲之徒而證羊者魯人也史臣則
有司治攘羊之盜者而非子證其父也若公子翬
慶父襄仲之子爲史臣而書其父之罪乃得爲證
攘羊矣春秋爲魯國諱討亂賊而以爲暴揚國惡
必無是理也此其義甚明不待智者而後識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何以不

名喜之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又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或曰自魯國有難齊使冉至於魯仲孫之來曰齊仲孫來高子來曰齊高子來盟皆不以使書若二子自至云者何哉曰此春秋所以錄二子亦以著桓公不吝改過而夫夫之出疆者皆能納君於善也始仲孫之來桓公因使之覘國而仲孫之歸也以魯秉周禮爲對不惟存魯於亡又能納君於善而非使事之指也及高子來盟率甲與俱至人疑其將不利於魯而高子立僖公而盟之又以其甲城魯魯於是始定而亦非使事之指也然齊桓不以失指爲怒反因是而伸哀姜之討即慶父於戮有以見桓公善用人樂從諫始而覘魯卒而存魯利欲不足以蝕其本心霸之猶有德者也然二子之來不以使書而稱字以貴之貴其能納君於善不媿大夫出疆之義也或曰二子不以使書桓公其無貶乎曰始者因人之亂而窺覘其國公之本心固不能純乎義春秋寧無譏卒而因二子之言以鎮定魯國返之於義又聖門所許自是而往無譏也

十有一月狄入衛

狄侵邢桓公用管子之諫出師以拯之春秋屢書救邢善其救也狄伐衛齊不能救衛遂亡比事而觀愚以爲春秋有譏于桓也或曰力之不足奈之何哉曰桓能遠伐山戎而不能近禦狄非其力之不足也桓有憾於衛所以救之者不能如邢故耳雖然衛大國也每不出諸侯下今也狄一攻之遂亡由大本不立亡形先見其來非一日矣詩於邶風而存新臺乘舟等篇於鄘風而列牆茨鶉奔之刺繼之以定之方中狄滅衛宗杜爲墟而營新國焉龜山楊氏推原衛國禍亂之所從始以爲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義又見救邢城邢

鄭棄其師

此鄭人禦狄之師也禦狄國之重事用其平日所信所重之人猶恐弗克勝任今乃取其素所惡欲遠之而不能者而使之禦狄是棄其師也匪惟棄其師抑棄其國也左傳與鄭風清人序所載略同此鄭文公與公子素之所爲春秋書鄭棄其師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爲不足責也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僖公一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惠王十八年即位是歲齊桓公二十五年

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羊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據經狄伐邢齊人救之不謂邢爲已滅左氏曰邢潰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邢蓋潰而未

滅也齊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而春秋書次于聶北救邢猶若爲緩譏在次也使桓公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衛之亡也狄旣入之毀其宗社國君死焉謂之非亡不可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美其救亡其城不沒其實也若城楚丘則書法異於是譏其城之緩也義又見城楚丘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以齊人之殺哀姜爲已甚女子從人者也有罪非父母家所得而討其說未爲不然但姜齊女

也前日文姜弒夫所以終于無討者挾齊援耳今哀姜與慶父比而戕二君亦挾齊援耳齊若不討魯烏得而討之然姜所戕者齊之甥也而姜則桓公之兄女也今桓公以甥故而治其姪以子故而致辟於其母義雖無爽實齊魯之家事也不當以霸討行當歸之京師聽司寇所以處王命之殺而後可殺不得專也下文喪至夫人去氏此不去者不與桓公以專殺也義又見敗邾師葬哀姜

楚人伐鄭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及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荊革號爲楚有自來矣及是始聞於中國舊史書之聖人因而存之著夷狄漸盛爲中國憂也論者

於荊人來聘謂春秋嘉其慕義而進之今彼華其
始封之號而以兵加乎中國亦謂春秋進而人之
可乎或曰彼更號僭也春秋因而與之何哉曰非
與之也是亦狄之而已矣中國諸侯之始封也莫
不受命於王未聞有私立名號而自稱於國中者
惟夷狄則不然見之經傳有所謂玁狁獯鬻昆夷
趙囊驪戎白狄之類豈必三代之建國楚之革號
亦若是而已矣彼以夷自處春秋因而夷之不以
責中國諸侯者而責之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案左氏盟于犖謀救鄭也犖即檉經言其會傳言其盟
蓋其會也謀所以救鄭其盟也與諸侯定要東將
伐楚問其憑陵之罪召陵之師權輿於此是故春
秋皆爵之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氏謂邾人既送哀姜于齊齊人殺之邾於是戍
虛丘欲以侵魯魯人要而敗之則其責在邾服虔
云邾之於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為之外主國
亂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其責在魯二說不
同愚以一時之事而觀其曲在魯出以為外主入
又同檉之盟曾幾何時遽敗其師春秋繼檉之會
而書公敗邾師責魯之棄信而忘義也杜氏謂僖

公以邾人送姜氏于齊爲齊所殺是以親將而敗
其師愚謂哀姜與慶父比而弑二君魯人疾之
深必不以姜氏之死致怨于邾杜氏以傳言僖公
請姜氏之喪而葬之因爲此說非其實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苫師于鄑獲苫挐
左氏先書季友以賂求共仲于苫至是又書苫人
來責賂豈求之無厭遂至於戰乎愚觀春秋書法
斯戰也責在苫陳人之殺州吁蔡人之殺陳佗爲
鄰國討賊也今魯人以賂求共仲仲既即刑而苫
後以兵至辭曰責賂其無陳蔡之風矣春秋嘉魯
之能敗苫是故敗師獲挐苫無義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也然
則曷爲不於弑爲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
至也或曰有譏於魯奚其譏齊人之殺姜義之不
容已也僖公之請其喪恩之不容已也善乎劉氏
意林之言曰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情請之是
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乎春秋故去姜氏以見意
焉又曰文姜弑夫雖臣子皆得絕之哀姜殺子終
不可以子故仇母唯霸主得行焉耳愚謂姜氏固
有罪然乃齊魯之家事不當以霸討行當歸之京
師聽天王所以處乃若僖公請姜氏之喪葬之以

夫人之禮厚於嫡母所以爲孝也是故春秋與之
義人見
葬姜氏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公羊曰城衞也曷爲不言城衞滅也孰滅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之恥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書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公羊於城邢城楚丘皆曰天下諸侯有滅亡者而桓不能救乃桓公之恥其責望霸主之意甚大得春秋之意但以城邢城衞爲專封則愚之所未喻夫邢衞皆周

家之建國今爲狄所滅而周之封爵則自若卑儀楚丘乃邢衞故土齊桓城而遷之此方伯職分之所當舉奚專封之有哉此公羊之舛妄而胡氏深有取焉以爲伯者擅天子之大權專封亡國其不然歟城楚丘不曰衞城楚丘衞未遷也邢遷而城衞城而遷故書法不同但興滅存亡事之善者而春秋於城邢則辭繁而不厭於城楚丘則其辭甚略以其緩於城衞而少之也狄入衞在閔二年君死國亡經涉三載至是齊桓始爲會諸侯城楚丘衞先亡而後城邢後亡而先城用是見桓公於二國有厚薄之間春秋明大公以垂法邢衞同時滅亡

而桓公所以救衛者不能如救邢之例是故略之以見意學者觀城邢城衛書法之詳略而識修經之旨矣胡氏謂桓公封衛衛國忘亡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而春秋之法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故無美辭論則高矣矯枉過正亦甚矣聖賢之治天下莫不皆有盛德大烈垂之當時被之後世但本乎道純乎義不爲近功淺利是謀耳霸者行事固不可望之以此然存三亡國乃其職分之所當爲槩以功利目之其無乃非經意之所在歟且救邢城邢再三書以美之何獨於救衛而鄙之

以爲功利廢而不錄乎此爲齊人施於邢衛者有厚薄公私之不侔故以一詳一略而見褒貶亦責備伯者之道云爾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得罪於宗廟不當以夫人禮葬春秋葬哀姜善僖公之能尊事嫡母也齊人自伸其霸討魯人自喪其嫡母義與恩各不相掩是故春秋錄之與敬嬴襄仲弒嗣君出嫡母歸之於齊者其事實霄壤之不侔矣吁若僖公者其處父子兄弟之際亦可謂賢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穀梁曰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諸儒多從其說但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克其要害之地而書爲滅者且虢之亡尚在數年之後此先以滅書與其他書滅特異豈無其故嘗攷之紀載虢有二國虢仲封下陽虢叔封上陽其一虢先亡今所存者下陽也公羊以爲其君在焉謂虢公都下陽下陽滅而國從之義其在是乎虢公爲政於周天子之三公也今一旦爲強暴所伐假道於虞以掩其不備襲而滅之故其亡也速傳者謂虢公奔京師非奔也復于其位聽王所以命故不言奔凡書滅亡國之善辭罪在滅之者虢之滅

書滅虞之滅不書而書執虞有致滅之道也或曰虞以賂故坐首惡是固當然晉實滅人之國晉其無罪乎曰晉自篡國以來猶未登春秋之簡牘今以滅國之故始書之以著其罪滅同姓之國執天子三公是謂無王春秋書滅於前書執於後討晉也是雖討晉而王有責焉齊亦有責焉狄滅邢衛而齊桓救之以其爲同盟之國也晉滅虞虢皆姬姓之諸侯又天子之上公王不命霸主以救霸主亦復視非已責自是四年而虞虢并亡春秋於城楚丘之後而書虞晉滅下陽責齊桓之不能救也周室東遷諸侯恣擅曲沃武公以支宗簒晉負恃

強大并兼諸小國以自廣詭諸繼之是爲獻公兇悖滋甚連虞伐虢道虢襲虞執天子上公而有其土實周之叛侯王誅所必加而不以赦者也愚謂桓公當率諸侯奉辭以伐之縱未能致詭諸於戮而虞虢猶可存也今但知邢衞爲已之同盟而當赦置虞虢不問愚以爲春秋於桓有責也義入見五年晉執虞公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穀梁曰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公羊說同江黃楚之與國今慕齊桓之德聲而遠至胡氏謂二國來定盟楚人失其

右臂者是也桓公伐楚之計至是始決召陵之師豈輕易嘗試而僥倖萬一者哉

冬十月不雨并見明年正月四月不雨六月雨

楚人侵鄭并見下

或曰會于檉謀救鄭今楚人比歲侵鄭會而復會師之不出何哉曰自東遷至今歷四王夷狄內侵莫之能禦諸侯僭叛莫之敢詰王師不討有罪幾百年矣奉王命伸霸討孥孥以伐楚爲先務可謂躬天下之所難謹之又謹必萬全而後動此霸業所爲獨優也明年楚又伐鄭師乃出春秋不以緩救而爲譏矜其難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曰十月不雨正月不雨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至六月得雨曰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也春秋書不雨見於莊三十一年文十年十三年有累月不雨而一書者有一時不雨而一書者書之頻以僖公勤雨閔雨而為之書也總一時累月而一書者以莊與文無意於民不念雨也魯僖在春秋之世雖無赫赫可紀之功而見之於事者温雅平實猶有周家盛時氣象如勤雨閔雨務農重穀與詩頌有駉泮水閟宮所述其氣象可以想見是故聖人獨有取焉

徐人取舒

徐國在下邳舒今廬江相望絶遠徐人以師取舒蓋越國千里而後至其地雖取之而未能有之以舒服屬於楚得之而不能守旋復棄去是以不書滅謂之非取不可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以是知徐人蓋受命於齊齊之制楚其用力難矣其為謀審矣蓋算無遺策而後動是以春秋貴之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曰謀伐楚也穀梁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言諸侯之睦於齊可用之以臨大事也善乎齊桓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桓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皆爲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謹書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曰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乎我也案左氏齊侯爲陽穀之會定計伐楚其來尋盟乃戒師期定要束非常事之盟也此一大事齊桓始與宋公遇于梁丘諏詢其可而諸侯皆不預也今將出師復與宋公爲陽穀之會而諸侯無預議者其鄙我豈不甚哉或以爲亦嘗召公而僖不能往使季友爲此行若然則其責在魯非桓之責矣是行乃中國夷狄交兵之始魯望國而不得預其議魯之恥也季友涖盟欲何爲哉愚以爲春秋有譏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齊桓公自北杏始會至是二十有六年所以安中夏攘夷狄功之大事之偉者惟服楚而已矣夫子發微管之歎亦專爲是左傳乃謂蔡姬蕩公于囿公怒歸之而未絶蔡人嫁之於是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然則齊桓之侵蔡爲私怒而發其伐楚乃侵蔡之遂事殆不然也蓋齊距楚南北相望數千里摟諸侯動大衆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爲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所謂兵從天而下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乃使屈完如師乞盟未戰而氣已索於是齊桓兵不血刃坐收攘夷之功此桓公管子所以熟謀豫圖萬全而後動非因蔡潰而僥倖萬一以爲此舉也是時狄氛起於北楚燄張於南桓公救邢存衞少遏狂狄之鋒而楚之驕盈日以滋甚謂僭王爲未足而革號爲楚謂服蔡爲未足而放兵伐鄭至於再三諸夏延頸企踵望齊桓之伸威於楚人莫不有是心也一旦合七國之師涉其境而問罪焉其事甚難又能以不戰服人雍容紆徐受盟而退此春秋之所甚貴故自齊侯以下皆爵而無貶或謂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

不請王命擅合諸侯春秋書遂伐楚以譏其專是不然齊自始霸事之大者皆以王命行之是役也貢包茅之不貢問昭王之不復皆以王事爲奉辭必其稟命而後行特史氏略之耳既侵蔡遂伐楚紀其出師之次第其不爲專伐譏歟

次于陘

或曰侵而伐計也伐而次其亦有所畏而不敢遽前歟曰蘇氏之說得之其言曰桓文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爲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而避楚得臣從之不得已而復戰方晉退而楚亦旋則文公安用更戰由此觀之桓文之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蘇氏立論平實深得桓文之用心故備録焉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之世以城下盟爲諱桓公既許楚盟乃退師而後及之盟盟之以其禮也胡文定曰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或謂屈完來盟于師與成公三年晉敗齊師于鞌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書法略相似其同歟否歟曰召陵之盟不戰而服楚者也袁婁之盟齊戰敗而

乞盟也不戰而服上也故書來盟見其心服而求盟戰敗而後乞盟力屈而非心服也故書法之輕重詳略如此

齊人執陳轅濤塗

執鄭詹與其執也不與其執也轅濤塗忠於其國齊人執之又從而侵之伐之齊君臣於是始驕矣或曰何以見春秋之或與或否曰執鄭詹繼書逃來見春秋之罪鄭詹執轅濤塗繼書伐陳者再見春秋之不與齊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愚於伐楚之役而見之蓋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斯王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己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不深責也仁聲暢於遠近小大具孚遂率之伐楚楚服其罪以諸侯之睦於齊也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轅濤塗

從伐楚而有功者也謀避軍道以紓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爲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矣遺鏃之費而陳先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猖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識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責楚以尊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於會本以救鄭未幾而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強楚之燄正由驕心易生諸侯之睦者漸乖合者漸離楚得以窺其閒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霸業浸衰矣惜哉春秋於其伐楚也

爵以褒之於其侵陳伐陳也人以貶之其著義明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公羊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甚之也愚謂申生處人道之變雖欲不死不可得也論者惑於左傳語謂其愛父以姑息而陷之於不義以爲大仁之賊過矣晉獻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樹建庶孽以爲身後之計耳方東山皐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狐突先反於是時固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太子以行太子之禍不待歸胙於君人皆知其

不免矣及今難作乃曰我辭姬必有罪是太子猶可以有言於君而不言以陷其父於惡豈其情也哉此蓋傳者紀載之浮辭諸儒信爲事實故疵世子以爲賊仁夫獻公狼疾人也所以陷溺其心豈一朝一夕之故天倫之愛至是泯滅而無餘夫豈一聞申生之訴幡然爲之悔而致姬於罪者乎先正蘇公論扶蘇戾太子事謂始皇武帝鷙悍忍於誅殺爲之子者知必無可回之理故寧死寧動兵而不敢以請是得其情矣戾太子不足言扶蘇之事有類於恭世子故因蘇公之論而發之

杞伯姬來朝其子

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伯姬來朝其子杞伯失夫之道矣愚謂甥見於舅亦人情之常而春秋書曰來朝其子必譏其君待甥之禮僭於其父是故有譏夫世子預會盟禮猶有殺而況未爲世子用朝禮見之乎

夏公孫茲如牟

此叔牙之子也大夫非其君命不越境公孫茲娶婦于牟假公事以行春秋書以貶之亦防微杜漸之意叔孫自此始見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穀梁子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土世子云者唯
王之貳也又曰諸侯盟于首止無中事而復舉諸
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盟者不相信也
不敢以不信而加之尊者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
子是不臣也王世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
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
善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
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
王尊王世子于首止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
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
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

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左氏曰會于首止謀寧
周也杜氏註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
子帶故齊桓率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二傳不
同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於世教左傳之說愚有
疑焉桓公會王世子之位定世子亦所以寧周而其
傳而言蓋定世子之位定世子亦所以寧周而其
事乃有不然者傳曰鄭伯將如會王使周公召鄭
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
於王命懼不朝於齊乃逃歸杜氏謂惠王將廢太
子而立帶恨桓公定世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審
如是則惠王之不君甚矣而世子所以事其親無

乃有未安乎夫率諸侯會王世子必請於王王許之而後如會有父在焉世子外交無乃非春秋所許乎書會王世子于首止無譏也春秋無譏則世子之會諸侯乃王命也王果有憾於桓公定世子之位何必召鄭伯而使之逃盟一鄭伯之逃盟於周世子之定否若無大相關王必使鄭逃之於王之私亦復何有愚不知杜氏有他援證乎或臆度而為此說據經不見有此義也只當從穀梁之說然以當時之事而觀惠王之於齊未必無遺憾焉子頹之亂齊既霸伯不能納王納王者鄭伯號公也自召陵而返齊志既驕率諸侯伐無罪之陳且執其大夫惠后陳出也能無忿於齊乎王所以召鄭伯使之叛齊意或在此未必由世子出盟諸侯之故後人因子帶之亂傳會而為之說若世子不稟王命出會諸侯是為世子外交霸國以脅制其君春秋必當有貶今是會無貶故疑杜氏之說不然或曰鄭伯以王命之故不與首止之盟春秋以逃盟書何罪之深耶曰君能制命為義齊桓會諸侯朝王世子尊世子所以尊王命也而惠王以私怒諭鄭使之叛齊所謂制命之不以義者也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夫然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之

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春秋書逃著其自逃正
不能使之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謂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
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愚謂召陵之役江黃實
張犄角之勢江黃之睦於中國非楚之利也故滅
弦以孤之使齊人是時能出偏師合江黃以爲之
聲援弦必不亡而黃與江亦無後日之患惜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書滅國必曰某滅某國其國君奔某所或見
執必書滅而後書執今虞虢之亡皆變例而書豈
無其故案左氏僖公二年晉假道於虞取虢下陽
春秋不書取而書滅又五年晉滅虢師還襲虞滅
之如傳所載虞虢之滅皆在五年是歲春秋不書
晉滅虞虢但書晉人執虞公二國之滅有其義而
亡其辭傳之所載其有未盡信者歟諸儒皆未有
確論木訥謂虞虢皆寰內諸侯下陽虢之采邑曰
虞曰虢如周公祭公耳虢非國也虞晉滅下陽是
滅虢也晉執虞公是滅虞也以地言之重在地以
人言之重在人不得其地無以滅虢故以地言之既
執其君則其地舉矣故書執虞公其實皆滅也木

訥之說辨矣謂執其君其地舉者近之謂虞虢爲
寰内諸侯之有采邑者則非也諸書所載虞虢皆
成周初年之建國虞乃大王之子虢亦文王之弟
其始封甚明豈得謂之非國蓋虢有二虢仲虢叔
爲文王卿士一封於東一在上陽一在
下陽春秋不書滅虢而書滅下陽以别乎上陽耳
意者虢公居於下陽先爲虞晉所破下陽既破而
上陽亦從之亡與或以爲上陽之亡在春秋以前
此則未見明證傳者以鄭莊嘗言虢叔死于制疑
爲鄭所滅耳若虞公者外爲諸侯入爲天子三公
者也晉詭諸以篡弑之餘孽用詐計逞兇暴滅虞

而執其君是執天子之三公也春秋書晉人執虞
公討晉也執天子之公其罪大於滅國故舉其重
者而言而虞公受賂致寇自底滅亡其罪亦并見
矣胡氏乃謂虞公貴爲諸侯身爲獨夫書晉人執
虞公執獨夫之辭必若此是聖人與晉以滅國滅
國且不可而況滅同姓之國執天子之三公者乎春
秋人晉而不去虞公之爵所以討晉人執天子三
公之罪論者專責虞而不治晉豈春秋意哉或曰
戎伐凡伯于楚三以歸與此同乎否乎曰否戎夷
狄也春秋待以禽獸之道無深責晉侯滅同姓執
天子之三公不惟滅國且有犯上之罪是當討而

必不可赦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桓公之伐楚數其無王之罪此尊王也然自始謀以至出師皆以鄭故鄭當一意中國勿復萌他志可也乃於首止之會逃盟以歸彼豈共於王命疾馳而去惟恐或後者蓋其心以爲齊之強不若楚之近而易齊之救遲而難是以勇於叛華不復顧逆順之所在蓋中國之諸侯首叛者齊之伐

之義所不容已故自齊侯以下皆爵而無貶楚欲救鄭而不敢乃圍許以救鄭齊侯復以諸侯之師赴之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以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故書諸侯遂救許美其救之速而許賴以存也齊桓前日驕心一萌而以私怒侵陳諸侯之合者幾散今而救許伐鄭伐其所當伐救其所當救夫然後大服人心是以復有葵丘之會

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而桓公自其以兵伐之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逆折強楚憑陵之燄義之所不容已也春

秋人之何哉前日爵之今日人之謂春秋無責不可也申侯者楚產也而仕於鄭背濤塗之忠告以自結於齊因是有虎牢之獲此以訟受服者也齊桓一受其譖陳人惡之鄭人疾之而申侯者始無以自容於鄭矣今齊師壓境鄭乃巧為辭說而歸前罪於申侯必曰申侯楚產而勸鄭以從楚殺之以求說焉齊侯果為之退師吁信申侯之譖而罪濤塗者齊桓也信鄭人之讒而殺申侯者亦齊桓也明知申侯之無罪而以是為退師之名齊亦鄙矣故春秋人之

夏小邾子來朝

此即黎來也與邾同所自出始受王命列為子男之國是以來朝自周之東諸侯以篡弒得國王不能討因而命之者多矣如曲沃武公并晉宋國以賂獲封比及其死姓名不登於簡牘不與其封也邾小邾後先得封春秋皆存而不削傳者謂其從齊伐楚有功是故春秋録之學者觀乎此見聖人黜陟之大公矣

鄭殺其大夫申侯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公又曰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於里平之死則羊曰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愚攷之經稱

國以殺者多矣不皆無罪有衆人殺之不皆出於其君者亦有稱國以殺而非累上者不可以一例拘蓋春秋所惡者諸侯專殺大夫而不請於王耳而殺之是否又當隨事而觀以求春秋之意申侯背濤塗之忠告而諂盟主以得邑陳人疾之鄭人忌之誣以其罪而殺之申侯固有罪而殺之者不以其罪春秋不與也觀濤塗所以見執陳所以受侵與申侯所以受虎牢之賜而殺之是否可得而知公穀之例不必拘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欶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案左傳是會也謀鄭以鄭未服故然子華以聽命於會則有服之漸矣管仲言於齊桓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受其所貢天子方物而歸之於周諸侯於是知事上之禮鄭子華欲去三大族而爲內臣於齊管仲極言不可桓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子華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宗國其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是冬鄭伯請盟嗟

夫管仲可謂以禮服人者矣桓公亦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使桓公從子華之言以詐而服鄭事未必濟且失諸侯今示之以禮綏之以德鄭不旋踵而請盟是以甯母之會聖人爵之所取其在此乎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

僖公二 是歲惠王二十五年 齊桓公三十三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穀梁曰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案左氏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齊爲此會以定王位故王人下臨盟于洮以王事而盟也或曰春秋王朝公卿出會諸侯者同會而不同盟葵丘之盟宰周公不

與盟踐土之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宣七年諸侯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哀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王臣皆不與盟特以王命監臨之耳今王人與諸侯同盟其可乎曰此以譏故皆爵自是女栗雞澤翟泉則有譏

鄭伯乞盟

前日首止之會王世子下臨而鄭伯逃之今鄭伯乞盟亦以王人在會彼內屈而來服知前日之逃為罪是以自請預盟而不以為辱由桓公有以大服其心故耳前會書逃春秋所以誅鄭伯今而書乞春秋所以赦鄭伯然盟而書乞亦所以貶也賤鄭伯使不得列於諸侯也此諸侯叛華即夷之始故屢書以見意

夏狄伐晉

齊晉匹也齊桓公以尊天子攘夷狄為己任德聲溥乎宇內諸侯小大俱至而晉獻詭諸自外於中國怙其強大滅虞虢而有其土此中國之夷狄罪當討者也書狄伐晉著晉人有可伐之罪也以前後事而求聖人之意知其然耳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穀梁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書夫人而

不以姓氏立妾之辭也劉向釋之曰夫人成風也致之大廟立之爲夫人也三傳爲說不同愚竊有取穀梁之說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莊公正妃哀姜以淫亂死于齊僖公尊其母爲夫人以配其父也違禮以卑其父也春秋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所謂用不宜用致不宜致者是也夫人不氏明其爲妾無當尊之理也成風以文公四年薨春秋書夫人風氏薨又書葬我小君成風聖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爲非禮之禮致其母爲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卒之以夫人葬之舊

史既以夫人書聖人於魯先君之母不得黜之爲妾是以於此先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僖公既致之於今日則聖人不容黜之於異日用致夫人者所以開卒葬夫人之端也故愚於此義獨有取穀梁之說公羊謂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先致姜女胥公使用爲嫡愚謂齊桓必有所不爲楚人亦有所不受此齊東之語不足信也左氏以爲致哀姜於廟夫哀姜者雖見殺於齊而固魯之夫人也僖公不忍於其嫡母欲違禮而祔之斯祔之矣何以致爲謂僖公因哀姜之死而致其母爲先君主、人則有之矣謂僖公禘而致哀姜則未必然

也若夫仲子之例不與此同愚既於隱元年而辨之茲不重舉（義又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襄王立）

據傳惠王以去年閏月崩襄王以子帶謀為亂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至是一年而後以計於諸侯惠王固有以召亂而襄王之喪其親者其不能如禮乎桓王崩七年而後葬惠王崩一年乃發喪其一年中衣服飲食皆變常乎仍其吉乎縱曰以難故亦何必閱一年之久而後以赴之方國乎此殆有不可曉者襄王東周之令主其喪若是大本不立何以正天下無怪周之自是愈衰而不可作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宋襄公立）

此宋桓公也國無內難而不以葬書傳者謂襄公不當背殯出會不書葬譏其喪親不能如禮然晉襄公亦嘗墨衰絰以從戎而春秋不去文公之葬豈晉襄所就者大而宋襄可以不會而猶會歟公羊於宣元年大夫待放特發此義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事孔子善之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若有金革之事則墨衰絰而從戎謂已練而弁冕者時俗之變耳穀梁

亦曰禮樞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公穀去古未遠猶於此而致意焉自是有書子而預盟會者有書爵而預盟會者書子爲其猶知變其常書爵爲其弁冕即吉書以絕之非與之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并見下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魯女之未嫁者也穀梁曰內女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公九合諸侯葵丘爲盛人知誦桓公之美而不知所以成就桓公之美者周襄王也周自東遷歷五王率皆闇弱不君惟襄王稍更憂患動心忍性可與有爲故即位之始即命宰周公會諸侯于葵丘孟子所稱載書五命之辭乃文武周公垂世遺後之法襄王命冢宰以告于會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士無世官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網領宏大法度嚴正有王道氣象伯國君臣豈能及此故曰此文武周公垂世遺後之法王以命之於會而齊桓公則代王言者也是時襄王始繼世而書命之行於天下者

如此充而上之宣王中興之業可以馴致惜也宰
非其人不能奉宣王命反以私意媚疾霸功先歸
遇晉侯沮其來會與首止之盟惠王語鄭伯使叛
齊即晉楚者同意若宰孔者必王朝之小人子帶
之逆儔使周室不競亂三相尋者著人所爲也○
宰周公者穀梁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公羊曰天
子之爲政者也其說謂天官冢宰兼三公之事任
尊職隆不當下爲諸侯所會然周自東遷宰咺宰
渠以賵妾聘逆而出況此大會乃夷夏具瞻宰周
公銜命而臨之不爲細事出春秋無譏也學者觀
葵丘五命則知宰周公之出春秋無譏○諸侯自

爲盟王人不與尊王也自是王人下預諸侯之盟
皆有貶

甲子晉侯詭諸卒

此晉獻公也恣情縱慾違道敗常殺嫡長樹庶孽
以此召亂春秋特去其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
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穀之義善矣但
奚與卓均不當得立而春秋於里克兩殺書法不
同何哉蓋君臣之分未定以前則書曰殺殺篡立
之公子耳君臣之分既定以後則其殺爲弒矣春

秋於奚齊之死書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至卓子之死則曰晉里克弒其君卓嘗求其故奚齊死於喪次君臣之分猶未定也卓子死於詭諸既葬則君臣之分已定是以書法不同或曰君薨子立君臣之分猶有未定乎曰奚齊之立荀息一人立之耳非臣民之所共戴奚其定使里克於奚齊之既死即率國人迎立公子在外長且賢者以主社稷則事正理順國人無不服今乃坐視荀息遂非從邪更立卓子於卓已君父已葬之後而殺之則爲弒矣劉原父謂里克嘗傳申生驪姬將廢大子使人飲克酒而告以其故克知之而不能諫成

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克也故成其君臣之名正其弒逆之罪吁罪在不赦申生而加以弒卓之戮春秋其不然歟蓋既君之而又殺之此春秋所以明分而垂法似不必他求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自滅衛滅邢以來浸以盛強與荊楚交爲中國患今又滅溫溫乃近畿之地司寇蘇公世有之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是以爲狄人所并蘇子信有罪矣而溫近于王狄伐而滅之豈非霸王之責乎桓公日以伐戎爲事置狄弗問豈非霸業之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弒義已見里克殺奚齊

春秋錄大夫死節凡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仇牧之死與其君皆死之正也荀息者從獻公於昏爲驪戎女任託孤之寄復不能其事以身死之曾何足恤而與孔父仇牧俱見錄于春秋未得其說愚觀公羊子之義而有取焉公羊於孔父曰可謂義形于色矣於仇牧曰可謂不畏強禦矣至荀息則曰可謂不食其言矣蓋荀息之死以爲合乎義則未也然其既許獻公以死雖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

託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爲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能不食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或曰莊三十年書齊人伐山戎貶也此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褒之乎曰否有書爵而非褒者矣齊爲盟主伸霸討於夷狄乃與許男微國共爲此行此自爲逐利之計耳狄自比歲游爲中國患今年春掠及近畿以温爲滅無忌甚矣齊桓置不問而遠伐北戎捨王畿之近寇而爲伐戎之遠役此自

爲逐利計非爲中國計故不與其伐書齊侯許男
伐北戎著其私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晉惠公 夷吾入

穀梁曰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
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不以其罪愚謂
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故殺之不以其罪愚謂
里克之殺奚齊也春秋不坐以弒君之罪書曰殺
其君之子爲其因衆怒而殺之君臣之分未定故
也克於是時當率諸大夫迎文公而立之則高國
之納齊桓不是過也今既不能然乃聽荀息立卓
子而又殺之居於位俟夷吾之入蓋將持一弒以

市寵於新君乃卒死於夷吾之手故春秋於其後
弒而正其君臣之分爲其既君之而復殺之耳雖
然里克之弒視宋督公子馮襄仲之爲弒有不得
同而奚卓之爲君亦與宋殤魯閔子赤異是以春
秋不以討賊書稱國以殺穀梁所謂殺之不以其
罪者是也自奚卓之弒至里丕之死春秋於晉之
君臣父子咸有責焉耳

附見夷吾之入春秋不書爲其以弟而先兄也
且入而不能君喪師亡身幾至失國是以略其
入而不書至獲於秦乃書獲晉侯貶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冬而雪時也冬而大雨雪異也此槩三冬而言故不著月雨雪而以大書必傷人敗物異乎常歲不得不書耳傳者謂周正之冬爲夏正之秋此變易四時而求合乎周正者十二月次猶可以已私而紊四時之春夏秋冬斷乎其不可紊今之秋猶古之秋也八九月間縱或雨雪必無連月大雪之理以是而觀益知春秋用夏時無可疑者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始謀納文公者里克平鄭也里克既死平豈能擅存夷吾之殺之亦爲其私耳夷吾始入而殺二大夫里克猶有罪至於平鄭之殺是謂濫刑左氏謂秦伯使人召吕郤冀芮晉疑平鄭與之有謀殺之以及七輿大夫夷吾忌克少恩一朝殺兩大夫併及其黨專殺之罪大矣再稱國以殺不與其殺也○凡殺大夫有稱國以殺者有稱人以殺者權衡輕重之所在也至於殺直諫殺有功殺無罪殺人不以其罪又當隨事而見不可以稱國稱人之故而強求其功罪之所在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桓公之始霸也憯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爲首戮諸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者實在于是齊襄

衛宣汚染之習爲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
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倍姜爲陽穀與卞之
會霸業其衰矣乎或曰此齊侯之女禮有歸寧今
往會不亦可乎曰歸寧當在國中此疾馳於通道
大都非所謂寧也霸者一舉動諸夏之所視儀可
不謹乎故春秋書法與禘會祝享同所以垂戒于
後

秋八月大雩 大雩義已見桓五年

凡書雩皆旱而禱也旱而禱必書以見人君之憂
民也或曰旱而禱亦有益於旱歟曰成湯桑林之
禱是也通天地間一氣耳一理耳理行而氣從之
有感斯有應謂之無益不可蓋所謂禱者以我之
誠而格物理之應誠有未至則感有未孚誠與感
非外求者也豈惟旱禱爲然凡理之所在氣即應
之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聖賢道學之
功用亦不過理行而氣從之耳若謂禱爲無益旱
而雩如以見憂民之心則雩也特具文應故事而
講之奚若勿講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穀梁曰貫之會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

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嗟夫管仲之慮患爲遠矣方江黃之始來盟而已憂異時之不能救其深思遠慮豈與小智淺識之士朝不及夕者同日語乎齊不得江黃無以制楚故楚人憾江黃爲最深既滅弦以蕩其藩牆遂以兵潰其心腹自冬徂夏歷三時之久齊人卒不能遣偏師之援坐視其亡然則滅黃者齊也非楚也陽穀之會貫澤之盟本以求中國之援反以是速其亡悲夫自是而後諸侯日散霸業日衰無足稱者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義併見下秋侵鄭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案左氏會于鹹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王事爲重而杞次之左氏從文之便先杞而後王則桓公之美不見矣蓋揚拒泉皐伊雒諸戎自十一年夏爲子帶所召同伐王城秦晉伐戎以救周于帶奔齊齊侯平戎于王今二年矣王室略定乃爲鹹之會謀王室而致諸侯之戎是秋諸侯戍周齊仲孫湫

致之則是會也所以勤王故齊侯以下皆爵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桓德衰矣公羊曰曷爲城杞滅也徐苗胥之也杞不聞受兵而公羊以爲既滅蓋前此城衞城邢皆在於乾已既潰之後故亦以杞爲已亡左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但桓公城三小國均爲恤災救患而書法不同者有譏焉耳城邢猶能及未亡救之最力者也城楚丘衞已亡矣城緣陵桓公之意怠諸侯亦散是故書諸侯城緣陵言其合之不易而城之難矣陳止齋曰但曰諸侯者不繫之霸主之辭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案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遇于防使來朝乃已嫁之女來寧見止既而與其夫遇使之來朝因是季姬復歸于鄫公羊以爲僖公鍾愛厥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而遂以妻之如左氏則季姬歸寧之婦如公羊則季姬歸于淫佚失行之女二說不同但明年九月季姬歸于

鄫以書法而觀則始嫁也魯女爲文姜所梁疾驅於通道大都自鬻以求婚僖公號賢君略無正家之法魯之不競實由乎此春秋書及書遇書使來朝而季姬之惡狀見矣僖公何以辭其責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鹿沙鹿者山名也此晉地而不繫之於晉爲其爲異駭常關乎中國之廢興存亡故也或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故不繫之於晉義亦通

狄侵鄭

桓公既存邢衛雖未能大懲創于衆狄狄知懼矣及狄人滅溫憑陵畿輔桓志已怠不復加詰彼益無所憚前年侵衛今又放兵直出汜虎牢之間幾與楚合此豈小變而桓公年邁德衰管子又死無有能爲中國深長思者矣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或曰狄侵衛侵鄭楚滅黃齊莫之救徐未嘗預會盟今楚伐之而齊亟合諸侯以救之何哉曰齊之救徐非專爲存徐計亦自爲也徐近於齊楚之伐

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爲謀深矣前日齊桓伐楚先侵蔡楚之有蔡猶齊之有徐使楚人得志於徐則必乘勝造齊之南境是以齊桓急合諸侯以赴之又別出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其爲徐也甚切亦自爲計耳然以救而出師春秋善之故皆書爵或曰救徐急矣而次于匡奈何曰豈惟次抑爲之盟而後敢進蓋齊桓霸業至是已衰桓之志既怠而諸侯之心亦不能皆協臨敵而爲之盟疑之而盟之也既盟而進復次于匡未敢遽前乃使大夫帥師以往是役也其不爲楚乘者幾希然桓公不善戰而長於計救邢救許皆以虛聲聳動敵人使之自退今救徐也以疑畏之兵當方張之寇會于牡盟于牡進而復次示人以不可測故楚師雖盛亦復疑畏而不敢前徐得以無事婁林之敗亦偏敗耳於徐無傷則亦救之功也曰春秋其無譏乎曰春秋雖爵之而書盟書次而後書救君不進而使大夫帥師以前抑亦見志不能帥氣上下偷墮不爲楚乘者幸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義見鄫子來朝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穀梁曰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左氏以夷伯爲展氏之祖父有隱慝焉爲雷所震公羊以爲季氏之孚孚微者愚謂此時季氏始爲政於魯其微者不應遽僭大夫之廟三說中穀左爲長

冬宋人伐曹

自桓公之霸諸夏之以兵擅相加者鮮矣至是宋

襄伐曹左傳以爲修舊怨以莊十四年宋背北杏之會齊帥諸侯伐之曹預伐以此爲怨此乃霸國之討咎不在曹何然之可言桓公志急宋見間而起愚於此知宋襄之爲人外靜內躁於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心其後執滕圍曹張本于此春秋所譏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春秋初年猶未狄徐至此以後徐以號舉爲公羊之學者以徐滅杞爲滅先代之後是故狄之然杞未嘗滅也十七年徐與齊皆書人公羊所載尤疑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穀梁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愚謂此秦伯伐晉也春秋不書秦伐晉而書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罪晉也春秋之法中國與四夷交兵辭內外之分齊桓伐楚是也諸侯大國以其私怨交兵明曲直之理則秦晉今日之戰是也惠公因秦人之力而得返其國許賂以河外列城既而不與秦穆不以爲怨及其饑而輸之粟則秦爲直矣晉饑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之糴則秦又直矣秦直而晉曲則兵端在晉是以不書秦伯伐晉夫戰猶訟也春秋書法則聽訟之筆而曲直之權衡也或曰訟有曲直而二君皆爵何耶曰有書爵以爲褒者有書爵以爲貶者晉侯及秦伯戰言二君自以其私怨而戰非爲中國而戰也書獲晉侯曲在晉也或曰楚敗蔡以蔡侯獻舞歸不書獲不與夷狄獲中國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滅曹以曹伯陽歸不書獲不與諸侯相爲獲也今秦獲晉侯惠固有以自取責之無乃太重乎曰此不惟著晉惠背德棄義敗國殄民之罪亦以彰秦穆後來歸君之美晉之負秦甚矣秦猶歸其君此秦穆所以爲賢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三傳爲說不同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星者諸侯人臣之象是時諸侯強僭王國微弱天之隕星所以示警戒於強國使知率德改行尊事天子五者其數也不必強求其說前乎此常星不見星隕而雨星至地而没也今則隕而爲石其象見矣警戒之道至矣風者自上而下人君號令風化之及于天下者皆風也今而水鳥陰類逆風而行此強國四夷不稟王化之象異雖見於宋不專爲宋而示異宋爵爲公在諸夏爲最長天示譴于諸侯故災見於宋警宋則以警

諸夏與常星不見星隕而雨同其咎證天之眷周

未艾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劉炫謂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命之世爲卿也胡氏從之愚謂生而賜氏者華督也彼自以弑君罪大略諸侯求生立華氏若季友者魯之純臣何嫌何疑求生立季氏乎若曰求世其卿則當時侯國卿大夫有不待賜氏而莫不皆世爲卿矣乃若公子遂之書仲遂以弑君故討而去其族不得與季友同也二君雖各以私意厚於二臣而春秋録善誅姦之筆則有

衮斧之異豈容比而同之乎閔元年書季子來歸
嘉之也是時魯國純臣惟一季友故書以美之今
書季友卒著季氏自是世秉政爲魯國無窮之患
前之歸季子後之卒季友褒貶抑揚義各有在不
容以弊觀也劉氏曰書季友卒譏世卿言自是世
季氏也此說得春秋之旨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
侯曹伯于淮
左氏以爲謀鄫又曰城鄫不果杜注淮夷病鄫也
桓公霸業至是衰矣然猶爲淮之會者所以備楚
也是時中國與楚以淮爲限淮以外皆楚之與國
長江之險則楚人所有也故於是而會淮必不專
爲鄫故或又以爲是役也桓公以諸侯伐淮夷魯
預有功故魯頌及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公穀以爲滅項齊人滅之謂齊人及徐伐英而遂
滅項耳案左傳滅項者魯也公在會齊以是止
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非齊事也或曰內滅
國書取不書滅取鄟取鄟是也此何以書滅曰據

傳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此魯之執政者所
爲非出公意是以不爲公諱所以著強臣擅興之
罪而垂履霜之戒是時季友初死行父繼秉政擅
興兵滅國者非行父而誰由僖公德季氏擁佑之
私假之以權待以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在楚
而宿取卞昭在晉而意如納邾莒叛人每乘公出
而肆其無忌行父滅項實有以啓之耳有國家者
視此當知所戒春秋特於滅項而發其義耳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爲滅項故齊侯止公姜氏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至

是乃得歸書至云者危公之不得歸也愚謂僖公
賢君也然以私恩厚於季氏友死未幾嗣子間公
之出擅興兵滅國陷其君於危地而弗之恤也公
既免曾不討其擅興之罪魯之威權自此下移於
強家僖公豈得而辭其責嗟夫始之不忍治而遂
至於不可治魯季衞孫齊田晉韓魏趙皆是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或曰子謂伯者霸也古者二伯任幹方之寄周召
嘗分陝矣何以不言霸齊桓晉文乃言霸何耶曰
周公召公王者之佐純乎王道不雜之以他術也
且是時天子威令行於諸侯周召雖居二伯之位

舉其常職而已及周之東遷歷平桓迫惠襄王綱盡弛桓公掖天子以令諸侯假王命而施霸政時使之然耳而霸者之處心行事純疵半焉公矣而不能不私仁矣而不能不暴信矣而不能純乎信義矣而不能純乎義烏可與王者之佐同日語乎且以齊桓之行事而言存三亡國近乎仁也滅譚滅遂降鄑遷陽何有於仁會鄄伯寧周公翼王近乎義也而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以一兵勤王受命伐衛則取賂而亟返何有於義哀姜以淫預弒訣之公也而聲姜復爲陽穀之會暱于私而不能禁徐許被兵率諸侯往救信也黃被兵歷三時之久而坐視其滅而不問信安在乎是謂純疵相半伯所以異於王也然自齊桓之霸諸侯始復尊周臣弒君丁簒上強併弱與諸侯之黨篡輔逆者自是始知所戢四夷之大如楚如狄其先皆有忌陵中國之心及桓之興震之以威武御之以長算莫不有所憚而不敢肆而其行事紆徐不迫當戰而不輕於戰當伐而不輕於伐當會而會諸小國之至不至不深加責也而其事功之著於當世者尊王也攘楚也晉文則踵其行事而俱以霸稱者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南軒張子釋之曰假仁義者

未有能久之者也使其假之而能久久之而能不歸孰曰非其有乎有之者不係於假而係於不歸深得孟子與人爲善之意自桓文殁未有能繼之者降而戰國春秋所謂夷也降而秦則夷狄而禽獸者也豈惟王風頓邈而霸者之行事不復可見矣漢宣帝自謂漢家行事本以王霸道雜之烏乎若宣帝者吾見其不足於霸又何王之有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音鑒）齊師敗績狄救齊

公羊曰曷爲不使齊王戰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竪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案左傳齊桓公無嫡子有庶子六人無虧者長衛姬之子昭者鄭姬之子桓公中歲與管仲共謀立昭爲世子且屬之宋襄以爲外援世子之位定矣桓公死竪刁易牙因內寵殺羣吏而立無虧世子昭奔宋宋襄爲之出師納昭以嘗受託孤之寄也劉氏胡氏以宋襄爲奉少奪長故春秋書及書救以責之立論固爲據正然以當時之事而言君與大臣既樹太子於無事之時而宜官孌人擅廢置於倉猝之頃無乃非所當立乎且如魯隱公者繼室之子長且賢當立而立者也程子胡

氏猶以爲不承國於父而痛其非正今無虧之爲長非若魯隱之明著爲國人大夫之所共推而昭者實厥父謀之大臣屬之鄰國以爲太子非若魯惠有意立而未立之比以爲宋襄不當爲昭出師則豎刁易牙所立者遂居君位而太子廢矣可乎不可且是時齊諸大夫猶有高國等輩預聞政事若謂昭不當立扳無虧而立之猶諸大夫之立君也今也大臣無異辭內豎忽生變則無虧者黨於易豎者也桓公管仲之不以爲嗣豈無故宋襄之受託出師未爲不義謂春秋深責宋襄愚竊未以爲然也論者每以及戰爲襄貶予奪之所在率變

亂事理以從之夫所謂及戰云者或以分主客或以別先後師之曲直初不在是又謂師救齊狄救齊者善此之救以貶彼之伐愚竊猶有疑也城濮之戰晉文公救宋而不書救楚人救衛而書救謂春秋善楚人之救衛不與文公以救宋可乎而況齊魯本仇讎之國前日莊公爲仇國納糾春秋深不與之今僖公復出師定無虧之位是豈春秋之所與書師救齊不與魯以救齊也狄者齊桓公終身之所攘却今以救齊爲名突如其來蓋易豎餌以厚賂召之自救彼豈知救之爲義而赴人之急乎以救爲善而知伐之不善拘而不可通者也愚

非苟求異於前輩也蓋無虧之爲長經傳初不明見春秋垂法後世必不以豎刁易牙所立者爲是而桓公管子所素定者爲非於宋襄之師其無責乎李唐季世宦官用事廢太子而立所善之諸王大亂數世唐卒以是而亡此後世之事可爲深鑒者也讀春秋者於聖人書法宜加權衡庶幾臨大事而無惑或曰齊桓之入子糾之死春秋書之今昭之入無虧之死春秋皆不書何歟曰桓公之入子糾之死是有關係不容不書若無虧者易豎所擁立非所當立昭雖君齊庸愚固所知桓公霸業隳於是無足録者奚其書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始入

穀梁以爲善狄之救齊而善之今乃於伐衛而進之蓋穀梁不深考當時之事謂宋襄伐喪以圖霸故其說如此夫宋衛曹皆齊桓平日之所厚者世子爲二豎所擯爲之伐之所以報桓之惠今謂三國報惠爲伐喪謂邢狄猾夏爲救齊愚不喻其說蓋春秋書邢人狄人伐衛者責邢不當與狄比而伐國也狄嘗滅邢邢與狄爲仇國今乃比而伐衛義理之心無復存者邢亦一狄也春秋以邢僭狄正所以狄邢而謂

之進狄害義豈不甚乎僖公元年荆革號爲楚以師伐鄭亦書楚人伐鄭憂其漸盛爲中國患何進之有哉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一

僖公三是歲襄王十二年宋襄十一年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圖伯之始事也宋雖先代之後爵維公未嘗受命於周居幹方之任今欲踵齊桓之行事當請命天子號召四方同奬王室諸侯或有未至懷而輯之待其自至齊桓之已行可視以爲則也今以自命之伯而致討於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誰其信我此所以終於無成春而執滕子與是秋圍曹皆不待王命而行春秋之書之所以貶也然滕子書名是亦有罪焉耳齊桓之始伯滕嘗一預於

會今宋襄繼桓之業諸小國皆會滕可以至而不至是亦有以自取春秋書名以執兩責之也亦見聖人拳拳望宋之意凡書執有執之而爲擅命者宋襄非受命之伯而執滕子又不歸之京師是之謂擅命其後晉人尸伯事執諸侯不當其罪則有貶當其罪而不歸之京師亦有貶被執者或書名或不書名則又以見其罪有輕重執有當否晉厲公執曹伯負芻治其篡國之罪執而歸之京師執之正歸之亦正特爲春秋所與書晉侯執曹伯論者以晉厲不克終疑以侯執伯爲僭是不然此伯討也惟事理之所在焉耳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或曰曹南之盟宋公書爵春秋其與之以伯乎曰望之也非與之也當桓公之既歿狄伐衛鄭即楚諸侯之會者皆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伯也宋襄起而有爲春秋蓋深望其有成也何以言之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諸侯皆人曹南之會襄公獨書爵諸侯亦皆人有以識聖人望宋之意矣始望之卒之無成楚用是橫行於天下春秋與其始不保其終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公穀皆以爲邾人執鄫子用之左氏以爲宋襄使

邾人執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諫不聽愚竊有疑焉宋襄之爲人吾固未知其曾懷本趣然槩觀其平日則好名而畏義者也方其爲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人戰欲以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取仗義之名豈有今日而用同盟國君於淫昏之社無道若此者乎何休謂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因是交忿宋襄爲此盟以解之反爲邾所欺執用鄫子休必有所本存之足以垂戒於後世且春秋書法全不及宋故公穀以爲非宋之罪（高郵孫氏亦云邾年又伐鄫子于其國鄫世仇之國宜八無道之甚乃書之耳孫氏以亦有見乎此存之）

秋宋人圍曹

此宋襄用師之始也伯者以王命征不服是之謂伯討春秋所與也苟無王命則爲擅兵相攻春秋之所惡也北杏之會宋背盟而桓公伐之必請師於周與單伯俱彼非力之不足也示有所尊也今宋襄執滕子而不歸之京師伐曹又不稟命於王是謂其力之可以服人也推是以往其何能濟是以春秋於曹南則爵之於圍曹則人之義蓋在此未有無王命而能成伯功者也或曰宋之圍曹是固非矣然在當時孰爲當務之急乎曰鄭入滑狄侵衛魯伐邾以中國無伯而動也宋襄苟能治其

所當治則義聲暢而伯業成矣此春秋所望於宋襄者也故比事以見義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楚人會盟諸侯之始也公預於夷會不書爲公諱也公固不以是爲諱爲公諱者所以存其羞惡之心也盟于齊齊侯實預盟不書齊侯預盟爲桓公諱也齊伯國也地大民衆且桓公之威德在人嗣子勉自樹立猶未至遽出楚下今昭也惑於陳人邪諂招引異類共歃爲盟於其國中厥父以攘夷而植伯功厥子乃事夷而不以爲恥是固不足深責春秋爲桓公諱是以略昭而不書非與其爲是盟也序陳人爲首陳倡盟也序鄭人于末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書法特爲謹嚴不與齊夷以主中國之會盟此聖人意也或曰是會也春秋爲公諱不書公會後此二年會盟于薄亦夷會也何以不爲公諱乎薄之會楚人在焉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略楚人不書若魯公之自主此盟是亦爲公諱也凡諱有二有國惡之諱爲國隱也有君過之諱君不自以爲過爲之諱之乃所以恣其一時之失而垂法於後也

梁亡

穀梁曰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公羊曰梁亡此未有伐之者其言梁亡自亡也魚爛而亡也案左傳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以是召亂秦襲而取之陸氏曰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没而不書者滅國之罪易見也乘危之惡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所以明微

南門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劉氏曰南非一門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今新之新其舊也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穀梁所謂有加其度者是也胡氏曰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是故不書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富辰所云郜雍曹滕文之昭者是也惟此一見或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即是此郜郜之滅已久今來朝者魯以其地別封之爲附庸耳蓋宋滅之而魯封之聖人書于此以見僖公

繼絕之善或然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小寢也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涖之時而常在於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其後魯僖致于小寢

鄭人入滑

自齊桓公歿諸侯動兵相侵弱小漸被其毒宋襄荀欲踵前人伯業當稟王命會諸侯伸要束今而後有擅兵相侵者糾其罪告于王而懲之如鄭人入滑當先糾者也糾而弗率則奉辭以討之孰不曰然舍是弗爲而執滕圍曹強人之從已烏能有成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甚哉齊昭之愚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已乃與之盟于邢反常逆理乃至于是傳曰厥父菑厥子乃弗克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昭之謂乎春秋儕齊于狄亦所以狄齊也廉恥道喪則與夷狄禽獸同其歸矣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爲中國患者狄與楚也楚強大未易治狄悍而微自桓公之歿再侵衛彼謂衛人失伯國之援而可欺也宋襄與其盟楚而求諸侯曷若伐狄以寧諸夏能治狄而伯政舉矣顧乃舍其力之所可及義之所當爲而爲其所不可爲狂躁害之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十九年楚始盟諸侯魯公預盟春秋諱之桓公之不才子昭主是盟春秋亦爲桓公諱之猶幸宋襄介然獨立蔡陳鄭交誘而不爲動也今鹿上之盟此爲何盟而乃求厠身於其間是之謂亂羣否之六二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不亂羣也齊鄭陳蔡之從楚小人也陰類也不足多責宋襄所志何事乃預於是盟實蹈亂羣之戒能無辱乎然春秋猶序宋於齊楚之上不以伯權假夷狄也愚意舊史必以楚先齊宋聖人修經特序宋爲首垂法嚴矣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楚始書子

或曰元年伐鄭而書楚人春秋所以憂中國也今盂之會楚執宋公以伐宋而春秋乃於是始書楚子其爵之歟曰彼執宋公而春秋以楚子書序于宋公之下知非爵也蓋春秋正名之書也楚自熊達以來妄自尊大遂僭王者之隆名春秋每每號

而舉之不使之得與中國諸侯齒今楚益強盛合
諸侯詐以執宋公中國一大變也春秋以楚子書
夫豈進而爵之乎四夷雖大曰子彼革號僭王以
兵猾夏春秋序以子爵所以正其始封之名辨夷
夏之分執云其漸進夷狄乎自是而後楚漸進書
子正名也或曰如子所言始何以書荊人今何以
書楚子乎曰始其來聘僭號於國中耳春秋姑以
號舉今會于齊盟于鹿上諸侯畏其強大有以事
王者而事之春秋於是正其始封之名書之曰子
示天王之尊乃天下共主非夷狄所得干也自是
而後楚之憑陵無不書子何爵之有哉是會宋楚

爭長春秋先宋公而後楚子實用趙武屈建宋盟
之例初不以其受欺於楚遂廢而不録也

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曰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
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公羊之義正矣然宋爲諸夏
之表倡舍已分之所當爲自卑其身以取執辱之
侮宋亦有罪焉耳昔桓公之霸也深惟天下之患
在夷狄之僭王是以接大國扼小國共爲會盟以
一人心之所趨惟恐其折而從于夷也最後率之
以伐楚楚服而天下之勢以定宋襄繼之志大而
慮淺將修明伯功以尊天子而正諸夏乃與僭王

之楚共爲鹿上之盟以爲未足復預於孟之會卒
墮狡焉之謀身見執國幾亡使宋襄能以齊桓之
心爲心先天下之所難求以服人而勿求人之來
服楚滅黃我則訪其後而存之狄伐衞我則率諸
侯以拯之凡齊桓暮年未及爲者我則爲之雖未
與楚戰楚必知所畏避而諸侯之未至皆將至矣
而襄也不明乎先後之序汲汲焉求諸侯以爲伯
求之而未得乃與桓公前日攘斥而不使預夏盟
者共歃而爲之盟亂華夷內外之辨自招侮辱反
以長荊楚方強之勢其亦可咎之甚矣或曰宋實
未能伯而春秋於鹿盟孟會猶序宋爲首無乃紊
名實乎曰否當是時中國諸侯自齊而降皆俯首
帖耳受令於夷而不以爲恥挺然特立不出楚下
者惟宋襄一人耳春秋首宋次齊次楚長宋公以
尊諸夏抑夷狄之狂僭而不使之居中國諸侯上
也宋襄顚沛百罹繼之以死而夫子列齊楚之上
與其有志於中國也後儒以成敗論事不亦鄙乎

冬公伐邾義併見明年伐邾取須句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穀梁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于宋也公羊曰不書
捷于宋爲宋公諱也宋以乘車往會楚伏兵車以
執之執其君而伐其國楚之無道甚矣而又獻捷

于魯以威魯也春秋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畢楚也前此齊獻戎捷今此楚獻宋捷不書宋捷非特爲宋諱實爲中國諱也胡氏謂魯不能拒楚使聲其罪而討之以爲春秋有責于魯不書宋捷爲魯諱也論固正矣魯僖屢君躬頒夷會而不以爲恥責其拒楚而聲罪無乃非所當責歟當是時舉中國之大無有能辦斯事者晉文不興楚之禍中國亦何所不至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此楚會諸侯而釋之書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不與夷狄得以執中國之諸侯也蘇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爲執之釋之皆在諸侯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蘇氏此論似未得春秋之意聖人之書法若曰會諸侯而釋之非夷狄之釋之所以存中國之體而宋公亦不得爲無罪矣故以五等之公而書執書釋雖爵之亦貶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審如是謂之崇明祀保小寡春秋所與也然魯之憾邾有自來矣其伐邾不自須句始矣邾本魯之

附庸至齊桓公之伯請于周而封之爲子國自是不復附庸于魯魯以是爲憾櫃之會反未及國而敗其師今桓公歿魯釋憾于邾連歲再伐春秋不與魯以伐是故書伐書取奚其褒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義併見下戰于洧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魯連歲用兵于邾至是有升陘之敗其自取之也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爲內諱者亦以貶內也是時楚方得志于中國宋弗克自振齊已屈而從夷公不知自治其國而輕用兵以加無罪之邾以此取敗春秋書及不書公雖爲公諱實貶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或曰宋以三國之師伐鄭楚人救鄭而有此戰春秋於其伐而書三國及戰而敗惟書宋公何耶曰與三國之從宋而罪宋公之輕於戰而致敗也三國不以宋公見執于楚猶各帥其師從宋伐鄭問其叛華即夷之罪三國之君可嘉也是故春秋皆爵之若宋公之身則春秋於是始責之矣宋不自愛重預於夷之盟以此取辱又不能內省己過養威持重思爲後圖忽而求戰以此致敗故春秋雖與三國之從宋及戰而敗則責宋公以是故也或曰楚子以詐而執宋公又敗其師楚其無罪乎曰

是役也楚子身在軍中而春秋書宋公及楚人戰崇宋而卑楚所以明夷夏之分其罪楚至矣穀梁抑宋而與楚其說甚陋公羊取之而所取非所當取乃以其不迫人于險不鼓不成列者爲王者之師夫王者行事在未戰之前安有兵刃交接以假仁譎義而陷百姓於死者哉以是取宋襄又非春秋之意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昭非宋襄之力則齊之一亡公子耳宋襄不忘齊桓臨終之託爲昭盡力昭所以有國廪一戰之功也今乘其敗而伐之蓋以是諂于夷楚求爲自全之計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或曰何以猶爵曰春秋有書爵以褒者有目其人之身而書某公某侯以著其罪者若齊昭之書侯謂其身受宋公之大德而忍於爲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貶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有攘夷之志而不克遂兵敗身喪春秋悼焉書卒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泓之戰襄傷於股未幾以死楚實宋仇而嗣子成公躬造楚國卑屈以求成視吳夫差有愧多矣春秋以無臣子例書責之深矣

秋楚人伐陳

案左氏陳穆公請修好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齊之會楚人亦得列于其間名爲修齊桓舊好其實自結于強楚今楚人乃以其貳於宋而伐之何耶蓋楚夷也諸夏實恥于從之而迫于兇威有不容自已者陳也介于二者之間猶欲自附于宋不忍遽從于夷是以楚疑而伐之若蔡若鄭則甘于從夷而不悔無復羞惡之心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至此稱子左氏以爲用夷禮而夷之然當時諸侯反道敗常有若

齊襄衛宣者實夷也而春秋未嘗絀其爵今杞子之用夷禮必不至如齊襄衛宣之甚春秋胡爲再二絀之乎此亦經之疑耳姑置

一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是春晉文公入義見夷吾卒

夏狄伐鄭

案左氏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如傳所言鄭實叛也不聽王命而復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亦理所當然而春秋但書狄伐鄭不書鄭之叛狄之所以伐何哉曰鄭當伐也王命方伯連帥董師以問鄭人之罪齊魯

宋儒豈無爲王敵愾者今乃命夷狄出其師以伐同姓之國失所以表正中國之道矣故春秋書狄伐鄭繼書天王出居于鄭以見禍本亂源實在於此後世有以夷狄之兵而平內亂者亂未平而夷狄之禍已接跡於中原可不謹哉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先是王命狄人有討於鄭狄侵鄭取櫟王德之以狄女爲后是爲隗氏王子帶者有寵于惠王后后欲立之未及而崩子帶奔齊齊王復之通於隗氏王替隗氏子帶因是作亂以伐王敗周師王出適鄭

處于氾穀梁曰天子無出書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愚謂王者無外春秋一大條貫也王者以薄海內外爲家其出也不言出而謂之狩自虞夏以來固然今襄王之出春秋不以狩書而以出書其爲貶也大矣王內不能正其家以是啓釁於狄悖弟亂臣犯上干紀王不能制失位而奔幾至亡國其得罪于宗廟甚大謂春秋無貶不可也蜀人趙君木訥引易王用出征書王出郊天乃反風等語以排傳家天子無外之說其論鄙淺本不足深辨但其末云叔帶者惠王陳媯之所愛故襄王寧出而避之於鄭其心以爲文

武之靈未泯諸侯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遜于
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吾何慊乎哉上以存孝下
以存慊孝慊王者之至德尚以貶襄王乎（以上皆朴訥語）
此說害義特甚前輩或取之愚恐其誤後學不容
已於言夫人主之位天位也惟賢惟嫡乃得在此
位非賢非嫡父不能以予其子兄豈得以予其弟
乎而況子帶者王室之不才子襄王儻篤同氣之
愛貴其身可也豈當假之以權以爲召亂之階縱
謂左氏所載襄王出狄師事爲不可信襄王亦豈
無失位之責乎尊爲天子身荷祖宗付託之重不
能防微杜漸以遏亂源致爲悖弟亂臣所逐乃云

帶亦文武之子孫欲舉以授之位天位也舉而棄
之不才子以危其宗社孝悌之道顧如是乎舜非
不愛象也封之有庳亦富貴之而已天下者帝王
授受之天下舜舉以予象而曰我以是爲孝以是
爲悌舜必不爾也木訥蜀之老儒號爲知春秋者
而率意高論殊欠講明似此不一端初學幸毋惑
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王三出莊二十年惠
王以子頹之難出居于鄭踰年而號鄭納王其出
其歸春秋皆不書僖二十四年襄王以叔帶之難
復出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明年晉侯納王春秋
不書王入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王猛出（悼王也未成君故名）

春秋書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其冬王猛卒母弟敬王立復以難故出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觀天王三出春秋書法詳略各異知聖人於成周之盛衰存亡深注意焉惠王之出之入皆不書者猶爲周諱也王者無外不可以出言也至襄王復不能自植以召狄難春秋於是始書天王出居于鄭不以狩書而以出書春秋不得爲襄王諱矣然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之出入春秋始變例而書曰葬景王王室亂自是五六年間悼敬子朝更出迭入春秋記之不遺閔周室之傾覆內難仍作將無以爲國不得已而遂書也定六年敬王再出春秋不復書知其無可興復之望重爲憂歎非若初年諱而不書矣

晉侯夷吾卒

惠之入春秋不書微之也文公之入春秋亦不書公羊以爲爲文公諱其不然歟齊桓晉文均有功於中夏桓之入也不爲之諱文之入何爲而獨諱蓋書不書皆有微旨存焉桓之入所以書爲其殺子糾書以貶之文之入位乃其所宜有然懷者既避位而去文猶殺之春秋所惡其在是乎始納懷

贏已爲失道今又殺懷之身重失道也不著其入
衆也非爲之諱或曰懷公之立正乎曰懷公承國
於其父厲父惠公弟也而先其兄文公以入春秋
不與其入不宜君者也今文公之入晉人受之自
卿大夫以至三軍之士倒戈而逆之宜爲君而遂
君之若懷公者廢之放之而毋殺不亦可乎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衞侯燬滅邢

公羊曰何以名滅同姓也穀梁曰惡其伐本而滅
同姓也故名凡滅國未有名者滅同姓如晉之滅
虞滅虢無道甚矣而不名惟衞滅邢而名之諸儒
皆未有定論木訥謂下文書衞侯燬卒此以連文
之故傳録之誤而燬字襄貶不在是愚以此說爲
然

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注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自爲其子來
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穀梁
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
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愚謂此書逆婦未知所逆
者公之女乎聖人所以見書法者以姑逆婦爲非禮而特書以垂戒焉耳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

之分不可以爲訓是故特書以譏之

宋殺其大夫

穀梁曰以其在祖之位而尊之也其意謂夫子爲其祖諱而不名此乃魯國之史夫子因之以修春秋安得爲其私諱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內娶也其意謂禮不臣妻之父母宋三世娶其大夫女故殺之而不名尤非通論案曹人殺大夫而不名殺者非一人是以不書以譏其殺之濫其事猶有可考今宋殺其大夫左氏無紀載意者舊史佚其名春秋因之歟自是而後宋殺大夫凡三見皆不名此及文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皆臣下爲亂而殺之不書名死者衆也春秋因舊史而書不容強爲之說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傳言討其貳于宋遂取焦夷城頓而還至是春秋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注遂謂陳逼逐頓子楚人納之蓋納頓乃圍陳之事所以譏也陳先代之後頓楚之與國楚虐陳而輔頓是於中國何有論者以爲春秋有褒楚殆不然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去年宋襄公死諸夏愈無所統一至是公與衛子爲洮之盟春秋嘉之莒魯本有宿憾獲挈衛侯爲之求成既盟于洮明年春又盟于向魯不以望國自尊而及莒慶爲盟故莒子復請盟而躬至于會春秋庶幾諸侯之復合是以嘉之凡諸侯未葬先君而出會書子今衛成已葬其親而亦書子先儒謂衛文欲平莒于魯未終而薨故衛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修文公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已葬其親猶以未葬自名經隨而

書子善之也此論甚美有益世教今備載之

附見據傳其年春晉文公以師納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經不書其事先儒爲說不一前輩有謂王出居之後無有能納王者王之還京師當在城濮郤楚之時愚謂晉文納王乃創伯之第一事不容廢之春秋所以不書必有其故晉文挾功上僭請王章不得而受溫原攢茅之田周家土疆所存能幾而文公忍于受之春秋削其功而不錄其以是故及救宋敗楚中國賴以再安然後錄之與齊桓等于中而猶有責備之意此春

秋用法之權衡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苫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齊人以魯僖嘗援無虧以兵加魯左氏以為討苫衛之二盟二盟於齊孝有何關乎此齊侯自出春秋再書齊人譏其無道一歲再用師伐人之國也

追有二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與公之能追戎也此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譏公追之緩而不能及也穀梁曰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春而侵我西鄙公具文追之可以及而不能及愈為齊人所侮是以又興北鄙之師衛之大不及魯衛之強不及魯今猶能為魯出師以伐齊而魯之君臣專事畏縮國之不競良有以也夫齊與魯強相若也當莊公之世三家未張國猶有人齊來侵覆之長勺齊宋合而又來翦之乘丘三戰而再勝魯未嘗出齊下也至僖以後敵至不能禦望風斂卻求救於強國苟為自全之計國無人焉耳由三家用事據權要以拒士大夫賢者無路以進魯自是始衰使僖公不專任季氏得賢大夫如曹劌者

與之謀國魯之削豈至是乎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譏也魯求援于晉凡再不書乞師今求援于楚而書乞師譏下夷以求苟安也春秋初年中國諸侯視楚爲夷國鄙之而莫即也及齊桓旣歿宋襄告敗楚盛兵以劫制中國於是小大畢從魯亦預於夷之會猶曰有所迫而不能自已也今齊昭小豎子將兵來侵魯之力自足以抗之何至遽乞師于夷用夷兵以伐中國乎春秋書乞師畢魯也嗟夫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所以造周而魯之家法也僖公自即位以來會楚凡再今又以小

小利害下楚以求苟安其不爲周公魯公之羞乎

或曰魯人不自愛重有求于楚是固可貶楚人朝受乞師之請夕以兵赴之其不謂之義舉乎曰否楚之出師利而爲之耳魯爲中國之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楚前此窺伺中國必聘魯以爲之先及會于孟使人獻捷于魯以要公之來會其欲得魯所以致諸侯也魯忽以乞援爲請楚人幸其自來爲之出師惟恐或後彼非有救災恤患之心利魯之來服爲諸侯倡耳春秋何取焉○乞師有二望國乞夷兵以自救書乞師卑之也伯國用諸侯之師亦書乞師見於晉厲公之世抑之也卑之

乃所以激而進之抑之乃所以裁而約之垂法於後焉耳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公羊作傀子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子伐而滅之諸侯之祀其先祖具有常典祝融楚之遠祖鬻熊繹又其始受封之祖夔與楚同其所自出至熊摯別封于夔熊摯者乃夔國始受封之祖夔子當祀熊摯爲始祖祝融鬻熊非其所當祀矣楚以不祀爲辭伐而滅之楚當有滅同姓之罪故夔子見執而不名專罪楚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穀梁作閔圍

宋成公忘父之仇既適楚而與之平矣及晉文公入去楚而即晉遂爲楚所伐或者乃謂宋成不屈於楚楚憾而伐之反以左氏爲誣過矣吁楚夷也彼謂繼齊而伯者無過於宋必欲翦滅之而後已夫豈一屈身而可過其暴乎臣子復讎之義有戰而死無苟而生宋成之通楚無益於自免而有害於復仇使晉文不興則宋之爲宋豈不殆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義見公子遂如楚乞師

或曰魯以楚師伐齊春秋惡之蔡以吳師伐楚春秋與之均乞師于夷而褒貶異何哉曰事有近似而不同者此是也楚夷也僭王大號憑陵中國魯

從而乞師用夷狄伐夏義之必不可者也吳雖僭號自同於楚而太伯之後也與楚人爲水火中國賴焉蔡以其師伐楚是爲以強國伐夷國義之猶可行者也厥後吳去王號以爲黃池之盟春秋以二伯書是未可與楚人同其貶斥故魯用楚師而貶蔡用吳師而不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義併見下入杞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弟潘立是爲昭公

史記世家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爲君此篡也經傳皆不書疑有缺文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案左氏二十三年杞子卒書曰子夷也杜注謂成公始行夷禮故於其卒貶之今春來朝則成之子也亦書子傳又曰用夷禮故曰子秋而入之又曰用夷禮而夷之固春秋垂世之法愚竊責無禮也用夷禮疑之杞二王後公也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或曰紀而非杞至此又貶而爲子百年之間凡四貶爵獨于一杞而見之時王貶之邾伯主請于周而貶之邾此經傳之殊邾或如左氏之說以夷禮貶之邾此經疑也姑存以俟考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

會諸侯盟于宋

此夷伐也而中國諸侯與之俱伐此夷會也而中國諸侯皆預于會中國之恥也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中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雖然楚始會諸侯伐國而晉文之伯業興矣蓋泓敗之明年而文公入于晉楚圍陳之明年而文公以兵勤王威聲氣焰已動於海內楚之君臣頑冥不靈猶謂伯功可以力致遂會諸侯圍宋以爲宋亡而海內無復可伯之國孰知宋圍方急晉救旋至反以是開文公之伯業乎

嗚呼周室不競天開二伯以整齊中原脫斯民於左衽齊桓基之於前晉文繼之於後天實爲之豈人力所能致哉○齊之盟春秋爲公諱而不書公預薄之盟春秋又爲公諱而不書楚子在會今宋之盟不復爲公諱矣以會盟爲未足又從而乞師公之卑屈於夷者亦甚矣不爲公諱著僖公不以下夷爲恥其責公深矣

則堂先生春秋集傳詳說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